徐卓呆著

走馬燈

1924

上海梁溪圖書館印行

走馬燈

徐卓呆著



一 竊聽

我嫁了。我一嫁，我的命運，便時時有變化了。我正如風中落葉，任憑這命運之神撥弄，也不曉得前途是何等樣的境遇在那裏迎接我啊，我每每想到那不可預知的將來，就要回憶到我的已往咧。

我是浙江嘉興人，家中向來是做紙商的。源昌紙鋪，在市上也是一家大店鋪。管賬的和夥計學徒出店等，一共使用着有二十個人光景。

我母親在我五歲時，產了弟弟琴生，產後的經過不佳，病了二十天左右，便一命嗚呼了。母親，我但記得伊是個瘦長的人，面貌是紀不得了。在我七八歲後，鄰近的人都說：「面孔眞像母親啊！」我聽了，暗暗去取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，往往會懷念母親的。

母親的面貌雖已忘掉，有幾件事，還留在我的回憶中。有一次，不知到那裏去，母親帶着我同去，伊要我走，我只是要抱，便哭哭吵吵，後來到底母親抱了我去咧。其時弟弟還沒生出來，只有我一個孩子，自然千依百順的啊。

我父親性質慈善，人家提他一個綽號叫「彌陀佛」。店裏的事，都託付給管帳的辦着，自己只是愛喝酒下棋；一吃醉，就要講他年輕時在北邊遇拳匪的事了，（他親自見過拳匪打仗。）但是所講的話，每次相同，總把這幾句反復着。

母親死後，勸父親續娶的很多；這位愛子女的父親，豈肯把小兒們託給繼母呢？一一把他拒絕了。將弟弟琴生，交給乳母。我把這位父親，當他又是父親又是母親。我雖缺了一個慈母，倒也很在幸福的日子中長成着。不過我有時在節日或休息日，見人家的孩子，牽着母親之手，出去遊玩，就不免有些羨慕了；然而倒也並不會縮在室隅暗暗哭泣，去嘗那悲傷之味。

我入了小學校後，成績優等，十六歲時，在高等小學畢業了。我雖希望此後要入中

學，無奈父親思想很舊，以爲女子用不着高深的學問，便送我到附近一位楊師母處，去學習針綫了。

第二年的秋天，有一日我從楊師母那邊回來時，覺得父親室內，好像有客人在那裏談天，我當是又是下棋了，所以並不留心，打算一直往裏面去；不料剛通過父親一間屋子的門口時，只聽得說着「鳳娟鳳娟」，一個確是父親的聲音，一個乃做古董生意的鄭七叔啊。

他們談着道：

「那麼，只算是遊西湖，把鳳娟帶着去如何？」

「一定這麼辦罷！很好很好。他們那位少爺，去年在北京什麼學校的商科卒業，人非常誠實，現在年輕人裏頭，不可多得了，與小姐也很配。一

「是啊！年紀也是年紀了。況且又沒有娘，我總想早早把伊定婚了，也算了了一樁心事啊！」

「是了。這裏的小姐，又聰明，又是美麗，雖不必急急，但是婚姻一事，也不能單單這麼說，還是早些定奪的好。」

我在說話的中途聽得，却不很詳細，總之像是要把我配給杭州一家什麼人家罷？我心頭一跳，便足聲很輕的往裏頭去。其時弟弟正伏在桌上，溫習數學，一看見我，卽忙說：

「姊姊！這問題是怎麼答的啊？」

弟弟將紙上寫着的一個問題，拿到我面前來，我那裏有心想數學？聽他們的話，我不能不嫁了啊！那要做我丈夫的人，是個何等樣的人呢？方纔鄭七叔的說話中，有什麼北京某校商科畢業一句，或者就是此人麼？有父母沒有呢？家況怎樣呢？一樣一樣的想像，頭腦中紛亂異常，茫然呆想着，弟弟還以爲我想着數學的解答呢，說：

「無論如何不明白麼？」

湊近我臉上看着，其時只聽得父親的聲音：

「那麼，過一天，把動身的日子通知你罷！」

將鄭七叔送出去了。

歇了一下，僕人來說「吃夜飯」，我帶了弟弟出去吃飯，對着食桌，胸中似乎有什麼東西積着，一點吃不下，敷衍了一下，便擱着筷，到裏頭去了。

這一夜，我說「頭痛」，七點鐘就上床，但總也睡不着。夜漸漸深了，心裏要不想，還是想着，眼睛睁得很大。平日本來也覺悟着，曉得將來總不能不嫁；但今天果然要實現，不知怎樣又像悲痛又像恐怖，連把鄭七叔也恨着。倒不如希望這親事別成就罷！後來又覺得：萬一是良緣，那未免可惜啊！差不多我的靈魂，要脫離身體了。兩點鐘的鐘聲是聽得的；從此不覺得什麼咧。

二 劇場中

第二天朝晨，父親叫我到他室中去。這事情，不問也明白，是昨日鄭七叔來談的親

事啊！我明知如此，心裏強以為不是，低着頭走到父親室中去。

父親正拿着他一只極考究的茶杯，在那裏喝茶，用手摸摸茶杯的周圍，臉色笑嘻嘻的似乎與平日換了一種態度了。

一回兒父親將茶杯放在桌上，便道：

「有話與你說，所以叫你來的……」

他所要說的話，果然一點不錯，乃是親事。把父親的話，摘些要領說時，是如此的：

杭州在有名的清和坊，有一家叫做「嘉章」的綢緞店。主人顏某，曾經被選舉為縣議員，財產既富，又有名望。現在這主人，已在三年前死去。他長子頌棠，去年曾在北京的學校中，商科畢業，現在已回到家中來了。頌棠今年二十三歲，他下面雖有一個八歲的弟弟，乃是繼母所生，與頌棠是異腹的兄弟。

鄭七叔來說親，是想把我配與這頌棠，我父親正打算日內到杭州去遊西湖，順便可

以打聽打聽顏家的內容，或者還能夠有機會得見其人。所以父親與我，同了我姑母與鄭七叔，要一起赴杭州去；鄭七叔與顏家，是上一代就有交情的，因此他很願意來做媒。

過了四五天，父親便告訴我：明天就是赴杭州去的日子了。硤石的姑母，早一天到我家裏來，這一日替我臉上身上細細打扮。到了火車站，乘着朝晨第一次的火車，離開嘉興了。

正午時分，火車一到城站，就有旅館中人來招待，我們便定了虎林旅館，雇了車子前去。

一吃過午飯，鄭七叔獨自出去，不多一刻也就囘來了，與父親輕輕說了些什麼，大約是前途的事罷！我是從來沒有離過家鄉的人，自然還是初次到杭州，遊遊西湖，却很快樂。不過萬一不要被前途知道了，把我看這麼一看，那還了得麼？胸中就此十分騷亂，恨不能立刻要囘嘉興去了。姑母領了我去游湖，我也一味擔心：湖光山色，好像都沒有入我眼中。

晚飯後，父親拿出錶來一看。

「喂！七點鐘了，快去罷！已是好戲的時候咧。」

姑母再替我撲撲粉，換了一身新衣，打扮好了，對我微笑。父親只是催促着，我覺得預料的事情不實現，倒也放心，於是一同乘着車子前去。

地方是城站的第一台，內部很寬大，聽說是與上海的劇場一樣的。我們是坐定在左面一間包廂之中。姑母便問了鄭七叔幾句話，就低聲對我說：

「你留心罷！那對面第三個包廂，不是現在空着麼？這就是顏家定下來的，他們一家人都要來看戲了！」

我一聽，大爲驚嚇。姑母又道：

「別慌！這是鄭七叔去探聽來的，他們並不曉得我們在此，你決不會被他們看去的，放心罷！你看！鄭七叔不是到樓下正廳上去另覓位子了麼？他怕坐在旁邊，被顏家的人覺得啊！」

不多一會，對面包廂中，由案目領着，走進幾個人來了。姑母一說明，方知詳情。一個面色很白的青年，就是頌棠了，臉色極溫和。其次坐下來的，是一個高鼻圓眼的婦人，年約四十五六，乃頌棠的繼母。此外還有幾個人，大約是親戚了。

不知是我神經過敏呢？還是當眞如此？覺得他們一坐下來，許多目光，只是對我一個人射着，我只好低下頭來。他們怎麼會曉得我呢？難道鄭七叔已經去說過了麼？

散戲館時，我們先走，我總覺得他們一羣人跟在我背後，因此頭也不敢回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四個人，去遊公園，平湖秋月，岳廟，玉泉等，我已不像昨天遊湖那麼乏味了。不知怎樣很高興，在樓外樓吃了午飯，便由鄭七叔領我們到清和坊去，看看那嘉章綢緞鋪，確是非常的大，並且又在熱鬧之區。又到上板兒巷去，看看他們的住宅，在門前逼過，不過粗看一個大略罷了。第三天上午，我們就乘火車回嘉興，後來親事居然成就。我在第二年三月十六日嫁過去，從此便入波瀾很多的生活中去了。

三 不安

我嫁了！我的嫁，便是我踏進變化不定的生活之第一步．當時我祇有十八歲，一向父親把我寶貝那麼養育着的，所以什麼事也不懂，現在我眞像獨自一人被棄在大海中的一個孤島上一般．

過了兩三個月，繼母就吩咐我：「要到廚下去，監督着女僕們炊飯弄菜．」我聽了伊的命令，去幫着一同做事．繼母也常常到廚房中來看看．有一次，見我在那裏烹調一碗青菜肉圓湯，伊便冷冷的道：

「呀！怪不得我們家裏的菜都變了味了．這白湯的東西，可以用醬油麼？怎麼你長得這麼大，連吃的東西也弄不來麼？」

說罷，伊就此去了．有時我替丈夫編編襪，伊便眼睛睜得極大的說：

「這可以算襪麼？穿在脚上，七皺八皺，叫他還跑得出去麼？嘿！」

伊拿起襪來，看了一看，便拋在旁邊，對我怒目而視。我本來是個什麼也不懂的人，做錯事情，一定很多的；既是如此，何不在這訓斥的時候，明明白白教我要如此如此做？那就好了啊！婆太太把媳婦兒恨得教也不願教麼？

若單單只有這一點兒事，那我倒也還可以受得下去；伊往往在吃飯之時，當着合家上上下下的人在一起，便嘮嘮叨叨，將我說過不住了。我向丈夫提起此事時，頌棠又是一個性質溫良的人，所以一點不替我設法。我如坐針毡，夜裏在被中泣到天明的日子，是很多很多的。

我母家隔壁酒作裏的女兒寶珠，比我大兩歲，我二人一向很親密的。伊前年嫁了，在我出嫁之前，已生小兒。伊自己的父母，和夫家的公婆，都是好人，所以伊總在平和的空氣中度日。何等福氣啊！我若今日母親尚在世上，到這種時候，就可以去與伊商量，借些主意了。無奈父親是男人家，這種事不中用的，與其向他說了，使他擔憂，還是什麼也不提，讓我獨自忍耐着罷！凡辛苦艱難到了一慣常，似乎有些忍得住了。如此在

這一年年底的十二月中旬，嘉興的父親，忽然有意外的書信來，我讀還沒有讀完，眼淚已如雨那麼下來，雙手亂顫了。

據信中的說話：「一向把店務一齊靠託了管帳的，便是大大的不應該，再有些覺得有弊病時，已經不得了。負債負得破產尚且不夠，我怎麼不驚，向管帳的責問時，他索性逃得不知去向。這個破綻一傳出去，同行中本來一封空信去就有貨物送來的，此刻警戒着一些也不來了。我竟不能不關店咧。你一定要怨我爲什麼不早些通知你，只因我總打算消息不入你耳中，所以延到今天了。」

我想：這裏不知什麼時候會得到這消息啊！我且儘力把他包瞞着罷！但是在丈夫面前，不能不說。這一天晚上，就把父親的信給丈夫看，頌棠大驚。他便在繼母前，託言有生意上的事，赴上海去；其實是赴嘉興去的，就在一二天動身。

住了一夜回來，又瞞着繼母，匯一千元給我父親，父親又有信寄給我，叫我對頌棠道謝；我向丈夫打聽嘉興家中的事情時，他只說：

「沒有什麼要緊，立刻就會弄妥了店中恢復原狀的，你別擔心罷！」

他不肯說出詳細情形來。

舊年一過，在恭喜恭喜的聲浪中，迎接新年了；我的心裏，竟沒有什麼恭喜。母家的事，似乎已入繼母耳中，很高興的對我說：

「新少奶！你父親的店，聽說不行了，現在的世界，忠厚人是不能過日子的啊！」

故意裝得微微笑着，我心臟幾乎破裂了；但也默默然把眼淚咽下去。

有一天，裏面一間屋內，有近親六個人，與繼母一同聚集在那邊，商量着什麼話。這些親戚們共同會議的，必定是重大事件無疑了；不過爲什麼我丈夫不加入呢？這幾日，我丈夫正往蘇州去進貨的。二三天內，就可以回來。難道等不及他歸家，是非常緊急的麼？

丈夫回家後，我一說，他也不知道是商量何事。後來我父親又有兩三次信來給頌棠，我擔着心，不免向他詢問：

「嘉興到底怎麼樣了？」

他答道：

「沒有什麼變動，店裏的事，進行也很順手。」

丈夫此話，似乎狠可疑。爲什麼呢？他全是空話，沒有根據啊！因此我十分着急，打算到嘉興看一看情形呢；恐怕那可惡的繼母，未必肯放我。我想了這些一樣樣的苦處，心裏更憶念家中了。

從此，親戚們每天總有二三人到來，與繼母在裏面一間屋子內，低聲商量，自然我丈夫是除外的。

四　失蹤

才交二月的某朝，一位四十歲左右有菱角鬚的男子，來訪我丈夫。在書房內不知密談了一回什麼，我好奇心大發，故意立在窗外去假作看庭中之花，打算竊聽，頌棠瞧見

了，便輕輕走出來對我說：

「你到房裏去罷！在此做什麼？」

我便退了幾步；不過他越是叫我去，我越是覺得不肯去；越是叫我別聽，我越是覺得想聽。這也是人情啊！何況又是在擔心的事很多的時節；所以我一心要曉得這密談的內容，便躲在窗外一棵樹後，這是裏頭瞧不出的地方；但室內聲音很低「這是法律……只消你決定主意……」

惟有這一句話，漏到窗外來。到底這菱角鬚的客人，是何等人呢？若說是我丈夫學校時代的學友，那年紀差得太多，且也從沒到這裏來過，總覺有些怪異啊！

過了三十分鐘，客人回去了。我急急趕到丈夫旁邊，見他伏在桌上，呆想着什麼。看他時，他臉色很蒼白。

「你做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！不過有些不舒服。」

「那麽去請一個醫生來看看罷！」

「不妨！就會好的。」

他好像有了什麽擔心之事；但是一點不肯吐實情給我聽。

「方纔的客人，是什麽人？」

「他麽？那是一位從前的舊友。」

這一句話，似乎還不夠啊！丈夫擔心的原因，大約在這客人身上；然而他祕而不宣，我也未便只管要問，就默然退將出來了。

這一夜，在繼母室內，丈夫與繼母和一位族叔，三個人密談了兩點鐘光景。自從發生了這一件事情後，歇了四五天，丈夫忽然不知往那裏去了，就此不回來，第二天晚上也不回家。我丈夫，一向不飲酒，不賭不嫖的；所以我嫁了過來，他從沒有關照也不關照，會宿在外面的。現在兩夜不歸家，什麽事呢？這一夜只管等候，到天明也不見丈夫的影兒回來。

繼母來問我丈夫的行蹤了。我本來什麼也不知道，自然老實回答「不曉得」；那知繼母憤道：

「呀！你眞會享福啊！婦人家極重要的丈夫不見了，你說一聲『不曉得』，就可以完了麼？」

但是我當眞不知道。伊只是埋怨着，我也沒法啊！

我心頭忽然一閃，急忙去開丈夫的抽屜來一看。果然有一封書信，上面寫着「鳳娟啓」三字，確是丈夫的筆跡。我宛如觸着可怕的東西，把已經伸着的手，縮回來了，身體如釘牢的一般。

一想：不好！便自己鼓勵自己，拆開信來，讀完，同時我將書信按在臉上大哭不止

原來繼母的意思：想把顏氏財產，一起給伊自己所生的兒子！就是那良人的異腹之弟啊！於是嫌着頌棠有阻礙，要得到一個什麼機會，把我丈夫出族，頌芳就可以做顏氏

繼續後代的人了。繼母在我公公在世的時候，已是這麼計畫着，凡親族中有力的人，一齊用金錢塞過嘴了；不過我丈夫品行很方正，酒色等誘惑是無效的，不料恰巧鬧出我父親的事來咧。

公公去世後，繼母執管着鑰匙，我丈夫金錢不能自由：所以丈夫最初借給我父親的一千元，後來又寄了不知多少，一齊都是在外面向人通融來的。大約後來就設法償還的罷？因此說什麽「支票作弊」，親族之間，當他一個大題目，鬧得很厲害，大家便商量一個處置法了。前天來的那個菱角鬚客人，是一位律師。

一起計算，也不到三千元罷！從顏氏全體的資產看來，眞是九牛一毛，只要把這錢還出來，就沒有什麽話說了。不肯拿出錢來，有意叫我丈夫爲難，這就是繼母的一個陷穽。

若是丈夫拿出大道理來講，要與繼母爭執，却是還一點錢，伊也說不出一定不肯認賬；但是他覺得：伊既是我的母親，我總不便與伊爭鬧，還是自己將身體退開，把全財

產讓給頌芳罷！這都是信中的意思。最後又關照我：你年紀還輕，快些回母家去，然後另行嫁了罷！

兒子很當伊母親，母親竟不當他兒子。既是如此，又何用自己退讓呢？我已嫁了來，自然活是顏家人，死是顏家鬼，叫我要再嫁，這是什麼話呢？要往他處去，何以不把我帶了同去呢？你的行爲，未免太無情了啊！我胸頭劇跳，心亂如麻了。

翌日，繼母叫我去說：

「頌棠的不知去向，都是從你家裏發生出來的。現在在他未回來以前，你還是且到嘉興去住住罷！」

我暗想：要我回母家，也得等丈夫回來，見了一面之後再走啊。於是再三向繼母哀求，伊也不答應，就此派一個男僕，送我回嘉興咧。我一想從此恐怕不見得能再踏進這屋子，心裏怎麼不難過呢？

五　上海

回到嘉興家中去一看，見店已歇業，父親一個人茫然坐着。平日那種笑盈盈的臉色，不知消滅到那裏去了。僅僅一年間不看見，臉上皺紋，已增多了不少。我坐還沒有坐下去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父親暫時默然，只有長嘆而已。「鳳娟！現在再要說什麼，也是無用了；所以我不說廢話。頭裳一面，我是很對不起他；又對不起你。一切都是我疏忽之罪，請你恕我罷！」

他老人家兩眼閃閃的這麼說着。

「父親！別這麼悲傷！不久總就會有恢復原狀的時候來的。」

我拭着淚安慰父親。其時弟弟從裏頭出來，向我招呼。他今年十五歲了。

家裏的雇用人，只剩一個小丫頭粥。其餘一齊歇去，冷清清寂寞異常，終日不聽得一聲笑聲。

父親便把我與弟弟，招到他身邊，低聲陳述：祖上傳下來的源昌紙鋪，這一次，不能不讓給他人了；并且留在此地，也沒有臉見人。倒不如到別處去，另做一番事業罷！

細細一聽父親的話，方知那些平日交際的人，不用說了，連硤石的姑娘，尙且一得此信，來也不來了，人心的勢利，竟這麼劃淸着界限的！不錯！我們失敗到這步地位，走到外面去，一定要被人在背後指着說道：「這是源昌紙店裏的舊主人啊！」與其如此，情願到別處去，就是貧苦度日，究竟沒有什麼顧忌了；所以父親的話，我也很同意。於是決定搬到別處去。以爲：還是上海，到底是人最多的地方，什麼事都便利些；因此就決定了。

我也暗想：頌棠恐怕也在上海，到了上海，容易與他撞見了。心裏想着，甚爲快樂。搬往上海的日子一定，便向熟人處去辭了行。有一天，乘着早車，父親與我和弟弟，三人到了南火車站了，其時龍華的桃花，已經落掉，在四月底咧。

起初的四五天，在大新街一家旅館中住着。父親帶了我與弟弟，出去尋房子，一面在各處玩玩。

新世界，大世界，先施，永安，城隍廟等，在我初到上海的人看來，却也不能說他

沒有趣味。

後來在新開橋附近，我到了房子了，就從旅館中搬去，我們還是第一次租人家的房子住咧。

如此打算到上海的情形，略爲熟悉一點後，就是規模小一點，不如再開一爿紙店罷！

遷居後，過了二十多天，弟弟琴生，忽覺身上冷水似淋着，在床上一睡，一回兒就發熱，用手在他額上摸摸，火也似的熱得厲害，便急急去請醫生。醫生到了，診察之後，關照說：這是肺炎，寒熱有四十度，必須十分當心！第二天朝晨，熱度稍退，剛剛大家很快活；不料立刻就高起來，呼吸很促迫，頭上用冰冰着，連冰也一來就會融解。父親把最愛的酒也不喝一滴，坐在床前，非常擔心。

經過了三四天，琴生的病，只管加重，醫生側着頭想了一想：

「能夠過這麼兩三天，生命纔拿得穩……」

他兀是凝視着病人的臉。

「沒有什麼法子，可以把他一定治好麼？」

父親低聲在醫生耳畔說着。

「是啊！」

我們所倚靠着的醫生之回答，很爲含糊，怎麼不叫人胆寒呢？

雖還沒到一星期，琴生已瘦得不堪，眼睛窪，顴骨高了。我父親只有這一個兒子，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，父親的落胆，也可想而知了。情願我代替他死，使他的病快些痊愈的。我坐在床前，種種的亂想。

「水！」

弟弟微微的聲息說着，又伸出那極瘦的手來。我在杯子中倒了些冷開水，送到他口邊時，他兩只眼睛，睜得極大。

「水來了！」

我說了，他也不回答。我大驚：

「父親！」

我叫了一聲，在樓下吃夜飯的父親，手裏筷也沒放，趕上樓來，我便糊糊塗塗的趕到醫生家裏去。

醫生一來，便急急注射，然而無効了。可憐弟弟，十五歲就算一世，成了一個來的人了！

父親與我，伏在他身上痛哭。爲什麽我們只是連連遇着這些不幸的事呢？

第二天入殮出殯，一具小棺材，也只有我們父女二人送着，一切簡陋極了。

六　粽子

意外的我弟弟突然病死，更在我們現在的境遇中，又用去一筆較大的薨款。父親自從一失去愛兒，每天憂憂鬱鬱，竟弄得身體成了病，不能不服藥咧。這樣那樣的一來，

把家鄉動身時帶出來的錢，消費到已有一半以上了。

俗語說：坐吃山空。金錢有出無入，一過了兩三個月，便把房錢也欠起來了。覺得不好，便立刻搬家，租人家一間房間，父女二人搬過去住着。我便由鄰家一位老婦指點了，常把衣服等物，一小包一小包的運入質店中去，纔得把這一天的灶上出一縷烟；但這底是有限的，果然不久這些東西就完了。於是我只好白天到街上去賣賣粽子，回來後，替人家洗洗衣服，或是縫縫補補，才得餬口。

有一天朝晨，我賣了粽子回來，剛剛進弄堂時，只聽得有人叫着：

「你剛才回家麼？」

這是住在我們隔壁一個釘書的老太婆，伊立在那裏叫我。

「是啊！回來了！」

我正要繼續走去，老太婆又道：

「且慢！你進來坐坐啊！」

「多謝！家裏還沒炊飯咧。」

「那麼，停一回來喝一杯茶罷！」

老太婆的背後，見一個小髫子的男子立着。

我和父親吃過了午飯，正在後門口洗東西時，方纔那釘書的老太婆，又過來叫我，要我去談一句話。

談什麼話呢？何以不在此地談，一定要到伊家裏去談呢？一切不說明，不見得實是什麼重要的事罷！心裏雖想不去；不過這一帶鄉隣，雖都是些小戶人家，倒似乎個個很熱心，有肯照料人的樣子，因此覺得我竟不能不去。我便不很爽快的走了過去。那老太婆把一雙狡猾的眼睛看着我：

「你果然肯來了！請裏面坐罷！」

神氣幾乎要拖我進去咧。

「有什麼貴幹麼？」

「你這樣立着，那裏可以細談，我實在有話要和你商量，你千萬別生氣啊！」

我就坐將下來，老太婆拏一只水煙袋吸烟了。

「方纔你走過我們門口，我與你說話之時，你却不知道，我家裏正有一位客人坐着啊！此人是洋行裏的，人很熱心，一見了你就問我：這是那一家的女兒？我便說：這是這弄內有名的孝女！白天賣着粽子，回來再要做些活計，養着一個有病的父親咧。我把你的情形詳細一說，那位先生也很佩服。他說：這種孝女，幷且面貌生得也很美麗，只消伊本人願意，也何必賣什麼粽子，可以由我來照料伊啊！他說罷，留了些錢在這裏，然後回去的；所以只要你肯答應，父親也可以安樂，有錢請醫服藥了。怎麼樣？」

我單單聽這幾句話，心中好如刀割。我們人一窮，人家就這麼看輕我們麼？我若肯做人家的小星也何用自己出去賣什麼粽子呢？頌棠雖一時失踪，我到底是個有夫之婦，無論隔五年十年我總希望再遇到丈夫的。這些髒汚的話，我聽也不願聽。默然不答。老太婆不知想到了什麼了。

「看！弄口柴爿店裏的女兒，你曉得的啊！伊時時回來的。那種脚爐蓋似的面孔，倘且有人要，眞是女子無廢物了。嫁了一個在小菜場放印子錢的人，吃吃穿穿玩玩，何等福氣啊！你天生了這一副面貌，現在過這種日子，未免太笨了！」

伊只管連一接二的說着，要我依從，我心裏十二分難受，耐着性在那裏聽。

「這也不能稱小老婆，不過是把你包月罷了。幾年之後，你若是不高興了，他也是明白人，不但肯答應你，還可以幫助你咧！你要嫁人，總可以助你些錢；或者你打算自己做什麼生意，他也能幫你一點資本。當眞這實在是找不到的好機會，你快些答應了罷！」

「是啊！不過我總得要思忖一下！」

「不錯不錯！現在不要你立刻回答，你想了再說罷！這也不獨是爲你，父親也好享福咧。此事你必須看得重些。」

「多謝你！種種的費心！」

「那裏！我們鄉隣，這些事是應該的。」

老太婆露出着紫色牙肉，在那裏笑。

我回到家中，宛如從虎口中逃出來，父親什麽也不曉得，鼻息很響的睡着。

七　小客棧

從此以後，那老太婆常常過來，說是探我父親的病，並且總帶些食物來，說道：

「你不用客氣，只管說好了。你家裏有病人，這樣那樣，事情一定很多，你一個人到底辦不了的，我總可以替你盡力！」

一向不很交談的人，忽然非常要好起來。若是父親睡着，伊就低聲說：

「前天的話，你想過了沒有？從那一天起，那位先生天天過來催促，問我談妥了沒有？他也不獨愛你的面貌，第一是佩服你的孝心啊！」

說着，又露出那紫色的牙肉，對我只是亂笑。

我那時節爲什麼不爽爽快快的拒絕伊呢？只因父親既是病着，我自己又是個年輕女子，到了這什麼也不熟悉的上海來，自然樣樣都要叨人家的光；所以對這住在隔壁的老太婆，也不敢傷伊的感情。伊叫我想想。我明知不用想，也不立刻拒絕；不過雖曉得這是不能不拒絕的事，倒不如早一點拒絕的來得好；但又怕看伊不快的面孔，於是只管延下來了。唉！我實無法可施。怎麼向伊拒絕呢？我一壁炊飯，一壁在那裏呆想。其時病床上父親一陣苦苦的咳嗽，聲聲宛如針那麼刺入我胸中。

我打定主意，今天要去向那老太婆謝絕了。正走去時，覺得很難進門，在門口躊躇着，不料倒被老太婆瞧見了。

「呀！不是隔壁的小姐麼？做什麼啊？進來罷！這裏又沒有什麼人。」

「啊！」

進去是進去了。到底從什麼話說起呢？我暫時想着。

「我昨天沒有到你家中，你父親的病，沒有什麼變動麼？」

老太婆說着，揩揩一只破茶碗倒一杯茶過來。

「病實在不見好，我眞愁極了！」

「這當眞你很爲難；所以你還是早些答應了前天的話，由那位先生來照料你，你和父親，就兩個人都可以享福了啊！」

我打定了主意。

「我爲了這件事情來的。媽媽却是一番好意，肯替我想法；不過我也有不能這麼做的緣故，只得作爲罷論了…………」

老太婆的臉上，頓時陰沈起來，一雙底裏發光的眼睛，成了三角形了。

「什麼！作爲罷論？這是你的身體，自然由你任意行動；不過我很對不起那位先生！你旣是孝順父親的人，爲着有病的父親起見，想來總不會不答應的。從前還有人爲着要養活父母，去賣身爲娼咧。嫁一個人，打什麼緊呢？我心裏這麼想着，所以在那位先生面前，早說：不打緊，一定不會不成功的！我把此事，差不多已經答應了下來了；此

剎你忽而變卦，倘着那位先生不肯罷休時，叫我怎麼辦呢？」

老太婆凶得幾乎像要把我吞下去了。

「這是我的不是！」

「你的不是，也不能就此完結，你且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！本來把此事辦好了，你也感激我，那位先生也感激我，何等快活呵！此刻這麼一來，我實在無處容身了；所以現在你也總須不使我中間人受累，應當與我一同過去會見那位先生，然後由你口中，親自向他謝絕。這一來，他也可以打斷念頭了罷！」

我想：這倒也不妨。他到底不能強逼我的。既是如此，就當面去說一聲罷！

「那麼這也好，你可以陪我去麼？」

老太婆一聽，頓時臉上堆着笑。

「我自然一起去的。這麼辦罷！叫那位先生，等候在這裏附近的什麽地方。我們到那邊去會面如何？」

「一切由你作主便了！」

「一定如此麼？」

「是的？」

我和老太婆約定了，就此回家。

第二天晚上八點鐘光景，老太婆來接我，我雖担心着病人，曉得就在附近，也忙跟着伊去了。

出了弄，走到馬路上，又轉了一個灣，在一家門口有一盞舊玻璃燈寫着「太和旅館」四字的下面，老太婆回轉頭來：

「小姐！就是這裏，你且等一等。」

伊走將進去。由賬台上面一盞黃色的電燈光中，現出下面坐着一個中年婦人，在那裏吃香烟。老太婆過去與伊說了幾聲，便到樓上去了。

我佇立在門外，覺得這種小客棧，從來也沒踏進去過，不禁有些害怕，幾乎想就此

要回去了；但是這麼一來，那老太婆不知又要怎樣生氣咧。我正在亂想，忽然老太婆已回到樓梯中段，在那裏招手，我就不能不進去了。我踏進去時，中年婦人便立起來招呼：

「在樓上七號！」

我遲遲不前。老太婆再下來，將我推推拉拉的送上樓去。

七號是一間狹小的房間，有一張鐵床；桌子旁邊，坐着一個前天在老太婆家裏見過的小鬍鬚男子，他正在那裏獨自飲酒。

我立在門口，縮做一團，老太婆從身邊摸出一個紙包來，對我說：

「這是這位先生送給你的，你回去買些父親愛吃的東西罷！來！快過去謝謝這位先生！」

我默然低了頭；伊把我背推着。

「先生！這就是我向你說起的孝女啊。」

那男子，撲撲小鬍鬚，對我看着：

「原來是你麼？過來過來！別怕啊！我又不會吃人的。哈哈哈哈！」

不知什麼快活，竟高聲大笑着。

八　可怕的小鬍鬚

老太婆牽牽我的衣角。

「做什麼？只是默默不做聲！快同先生攀談啊！」

伊似乎很費心。那小鬍鬚的人，噴着口中之烟。

「不要緊啊！你過來！聽說你很孝父親，我佩服之至。小妹妹！」

我極想趕緊囘去。這種地方，一刻也站不下去了。還是說過了那一句話，就此囘去罷。

「前天媽媽對我說的話，我今天爲了這一件事情來的………」

小鬍鬚搖搖手，搶着我的說話。

「這是我曉得的，不用說了。且坐下來喝一杯酒罷！喝酒總沒有什麼不願意了。」

他一種很怪的神氣，把杯子授到我面前來，我嚇極了，回頭看老太婆時，伊已不知去向。我纔曉得這是一個計策。忙開門時，大約是外面鎖着，總也拉不開。我一急，全身的血都凝結了。

「酒也不願意喝麼？小妹妹！不喜歡我麼？好了好了！你既經來了，就喝喝酒，細細談談罷！」

漸漸捱近我身邊。我心頭亂跳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將身體靠在門上，一些不敢疏忽。

「哈哈！何用這麼驚嚇呢？我面孔雖不好看，良心是很好的。我實在想搭救你，所似這樣那樣的高興啊！你一想了這句話，就不會恨我了！」

他用雙手要抱我咧。我狠命的在他腋下鑽過去逃走，小鬍鬚就追來，在桌子周圍，只是環繞着。後來被他拉住我的衣服，我用力將他一推，他到底喝醉了，身體倒在板壁

上；這薄薄的板壁，頓時向外面倒下去，小鬍鬚跌在板上，我乘間逃走，急急從樓梯上滾也似的下去，主婦呆呆看着，我也不向伊說什麼，一只鞋子已經失掉，我急忙逃到門外，糊糊塗塗的囘家去。

其時我很興奮，倒也沒有眼淚，一到家中，突然悲傷起來，掩着面痛哭了。後來老太婆也不叫應咧，與我在弄內見面時，白着眼睛看看罷了。

我依然每天賣賣粽子，囘來在家裏替人家洗洗衣服，夜裏也往往睡也不睡的勞動着。單單靠女子的一雙細腕，要撫養一個病人，到底常常不夠的，自己吃不到飯的日子，很多很多。

這種事情，不願送入父親耳中，就是給他曉得，也是徒然，只好獨是一人在胸中悲痛著。

世上的人：惡的果然不少，好的到底還有。時常叫我縫衣的豆腐店裏老班娘娘，很替我們父女的境遇表同情。伊告訴我：虹口有一家絲廠，裏頭伊有熟人的，不知你願意

去做工不願？如果有意思，儘可以替你設法．伊很要好的只是向我種種說着：

「只消有裏面的人介紹，就可以進去做工，一天大約有工資二角半光景．你從廠中回來，再洗洗衣服，也很能夠叫你父親養養病了．」

伊這麼勸着．我每天去賣粽子，一天要賺到一角錢的日子很少，大雨的時候，又只好完全休息；所以一個月只可賺二元．就是縫衣洗衣，也不是連續不斷的有事情可做，這也一個月不到三元．據老班娘娘的話：在絲廠內做工，就休息這麼一兩天，一個月總還有七元光景可拏，并且回家後，夜間做做別的事，至多一兩元總有的；不過要離開父親一天，卻很担心；只消托了同居的嫂子就好了．我便與父親商量，要到廠中去做工，父親含淚答應我了．豆腐店裏老班娘娘去一說，我就做了那絲廠中的女工咧．

這絲廠，叫做大經：有女工二百五十人，男監工五人，女工頭十人，女工大半是江北人．

做工時間，是午前六時至午後六時。我坐電車回來，每月大約花去幾百文光景．一

早三點鐘起身，吃了飯，替父親備好了一天的食物，然後自己提了一個飯籃出門。其時沒有電車，就走到廠中。晚上回來後，也要做到十二點鐘。同居的嫂子常說：

「鳳娟！你這麼強把身體勞動，不要連你也病起來啊！」

總算僥倖，我傷風也未曾有過一次。

九　冤哉枉也

我自從在絲廠內做工以來，雖同樣的窮，到底不會有一天吃不到飯了。并且在廠內勤勞的，將來還有獎賞，因此我很歡喜。

做到了第三個月，有一天，也像平日那麼一打散工的鐘，大家正要回去時，忽然賬房裏來關照：要衆人稍待片刻！

「什麼事呢？米價貴了，要加我們工錢麼？」

「呀！你太心狠了！那裏會有這種事，定是要把我們訓斥一場啊！」

「不管他什麽事，總之要快一點放我們纔是啊。」

「天又不下雨，何必如此急急呢？」

衆人聚集着，胡亂說話。一會兒監工的過來，叫大家一同上樓，女工們嘴裏很鬧的擁到樓上一間大的空室中。於是又來了兩位監工的：一個是頭髮分得很好看，帶着小眼鏡，人人稱他梅蘭芳的秦先生；一個是頭髮像栗子殼那麽，眼睛如狐狸一般的陶先生。女工頭也排在旁邊。先是秦先生對着我們：

「此刻叫你們聚集在此，並非別事，因爲今天有一個女工，伊有人家託伊買東西的五塊洋錢，不知被什麽人盜去了。旣沒有從外面闖進人來的痕跡，賊一定在廠內。以前這種事情，也不止有過兩次三次了。所以只得大家搜查以下，明明心跡。對不起！要你們多等一下了。」

「所以搜查未畢，誰也不許離開此地一步！」

陶先生說着。

「呀！想不到是這種事，隨便你們去搜一個暢罷！」

什麼事都第一個開口的揚州阿巧，這麼大聲叫着。

一個在此做過十年的女工頭楊娘娘，是個鼻子尖形的婦人，伊帶了九個女工頭，一一在我們身上搜查，監工的也在旁邊嚴重監視；但是失去的錢，竟搜不到。

於是女工頭出去，把各人帶來的飯籃小包等物，分幾次拿來，堆得如小山那麼一座。每檢查完一樣，便高高舉起道：

「這是誰的？快些拿去！」

如此查完一件，交還一件；一回兒不知何故，女工頭們，聚做一團，監工的也走上去，低聲講了一回；忽而秦先生舉起一只飯籃來，高叫道：

「這籃是誰的？快些說啊！」

我對這小籃一看，裏頭有青地白花的布包，籃上還有黑色記號，這是我的。

「這是我的籃！」

我一說●

「唷！這是鳳娟的籃●你且到這裏來！」

我走到秦先生面前，秦先生解開我的小包：

「鳳娟！你把飯碗拿起來啊！」

我便答應一聲●本來沒有做什麼虧心事，便將飯碗取起來；不料大吃一驚，我手中的碗，落在地上了●不知誰放在裏頭的，飯碗下面，好好一張五元的鈔票啊！我魂都不在身上了●

許多女工的視線，都齊注在我身上●

「當眞人不可貌相啊！這種漂亮的面孔，那裏曉得會偷人家的東西的●眞是可怕！」

「本來這種面孔，不配在這廠中做工啊！」

「我前天失掉兩角洋錢，還當是落在街上的咧●這麼看來，也是伊偷的也論不定啊！」

「別鬧罷！電燈也亮了一刻了。在這種時候囘去，眞是觸霉頭！」

「這種賊，還是送伊巡捕房裏去的好。」

大家任意惡駡，我無端受寃枉，心裏一陣悲傷，放聲大哭了。

監工的秦先生，向大家道：

「累你們等着，很對不起！現在犯人已經明白，你們可以隨意進去了！」

女工們很雜亂的從樓梯上擁下去，我身體動也不動的哭着。

十　老夫婦

於是賬房裏來了一位柏先生，立在我面前，再三訓戒我，然後將我歇掉。

我對於他人之物，不但金錢，連灰塵也沒有盜過一些的；但是我的舊內搜出失去的鈔票來，乃是證據。無論如何辯解，我身上這件濕衣服，不會乾了。反不如什麽也不說的囘去罷！我便默然低着頭，徐徐從樓上下來，走出廠門，廠中屋頂上的大自鳴鐘，

正報九下。

我兩足宛如蹴在石上，重得不能前進，兩步一停，三步一頓。

心中所不能安靜的，便是今天的事，我似乎並沒與他人結過什麼怨。我總不以爲是要陷害我，才將五元鈔票，藏在我籃內的。那麼爲什麼這鈔票，會從我籃內出來呢？大約是什麼人盜了之後，正想回去時，忽然叫大衆別走，於是此人一慌，任意將所盜的鈔票，塞入附近的籃內，我運氣不好，便撞到在伊附近，所以弄成這種事情了。或者是如此也論不定。那麼我就算他是災難罷！不過可怕的，是人的嘴，大家傳出去，不是我們的鄉隣都要曉得，連豆腐店裏老班娘娘也要曉得了麼？唉！叫我怎麼處呢？

其時我任意亂走，也不知走到什麼地方了。到我心頭突然清楚些時，已來到一處河邊上，河的對岸，燈光四射的很熱鬧；這裏倒行人稀少。抬頭看看天空時，月明如鏡，夜風習習，地上又有蟲聲。我一手撐在一顆樹上，對流水凝視着。

越想越覺得無論如何不能回去。我在故鄉是誰不曉得，乃某某人的女兒，當時真是

一位閨閣千金；現在賣粽子，做女工，那不要說起，總算是爲着父親，沒有什麼可恥。不過一有了盜賊之汚名，那裏再有面目見人呢？拋棄了病父而死，卻是明知不孝，然而叫我怎麼活呢？

我旣覺悟了死，便要想避着人的眼目，向河中跳下去時；不料背後有人拉住我的衣服。

「呀！好險啊！」

他用力拉着，我打算撇開，到底敵不過男人的力量，他索性把我的兩臂拉住了。

「且慢！別動！我雖不曉得你爲什麼要死；一個人決計不可如此看輕性命的！」

「是的！不錯！對你不起！你只當沒有瞧見，放我死罷！」

用力要推開這男子時，無奈他一點也不肯鬆手。

「不行！這什麼話！那裏可以只當沒有瞧見。到底爲何要死？你且把理由說明白之後，我聽了覺得你確是不能不死，那就再裝做沒瞧見，放你去死好了。你究竟是什麼緣

故？」

我此時對這男子一看，見他年約五十二三，倒像是個很可靠的老人。於是我便將所以要自盡的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那老人呵呵笑着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！所以你要死。這倒好像不能的；不過我還有些不明白：你一死，那偷錢的人，就可以給人家知道了麼？還是不能呢？並且你死了之後，你那生病的父親，叫誰去照顧他？所以我看還是別死，且跟我前去！我家裏離此不遠了。」

我還沒有答什麼，老人已經推着我的背走了。

過了一條橋，又走了數十步，一條弄內，見門上有一個潘字的人家。老人便推推門

「開門開門！囘來了……就是這裏。」

開門時，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對我臉上看了一下，深訝似的說：

「來了麼？這是何人？」

「待我停一下說給你聽！」

又對我說：

「進來罷！」

「裏頭坐罷！」

這主婦也說着，我便跟到裏面去。

「我來對你說：我姓潘，叫金榮，這是我的老婆。你且把心定一定罷！你叫什麼啊？方纔說過了，我忘掉了！……不錯！叫鳳娟！」

潘金榮笑嘻嘻的呷了一口他老婆端來的茶。

「噯！忘了！還沒把鳳娟的話講出來咧！」

金榮就把我的來歷，和如何尋死等話，向老婆說了一遍。

「因爲如此緣故，所以我帶了伊回來再說。」

他老婆也旋過身來，對着我。

「好險啊！你以後千萬不可再這麽要尋短見了！這又幷不是合得尋死的事啊！」

這主婦，像是一位很親切的婦人。

「今夜時候很不早了！本應當留你在此住一夜的；恐怕使你病着的父親担憂，還是叫車子送你囘去罷！……小寶娘！你去叫車子來！」

「是了！」

那主婦不管我再三的謝絕，仍舊去叫車子咧。

「明天一早，我來探你父親的病，你須好好服侍父親！不可再有今夜那種事情！」

他再三對我這麽說。其時主婦已把車子叫來，我無論怎樣說，他們總不肯，竟把我推上車子，送我囘家。夫妻二人，怎麽都如此待我好呢？

十一　血

囘到家中一看，父親見我不囘來，正是眼睛也不閉的在那裏擔心；一見我的臉，便

喜得掛下淚來。我就把紗廠中如何失去五元的鈔票，搜查的結果，不料盜去的鈔票竟在我籃中，於是我便得盜賊的污名，立刻被他們歇去，正想投河自盡時，被一個叫做潘金榮的人救住等話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父親抬起那病得極瘦的臉來，對我凝視着道：

「鳳娟！你這麼年紀一個女子，正是全盛時代，叫你過這種日子，吃這種苦，全是由我的一時錯誤而來。做父親的不像父親，你還是這麼孝順，叫我那裏消受得起？但是你放心！無論人家怎樣說，只要自己良心擺正就是了，決不會永遠只是惡運繼續着的。」父親沒有說完，就伏在枕上，咳了兩三聲無力的嗽。

我雖僅在正午時分吃了些冷飯，然而胸中很悶，一點也不覺得餓，就橫在父親病床的一面，昏昏入睡了，不知不覺的一回兒已經天明。

「呀！是這裏麼？我在這一帶，尋覓了好久，纔得明白。如何！昨天晚上你父親身體沒有什麼變動麼？……唔！也很担心麼？不錯不錯！」

潘金榮走進裏頭，父親也就醒來，謝了他救我的事。

潘金榮又對我說：

「別的都是小事，非把你父親的病早早使他痊愈不可。有什麼事，只管到我家裏去說好了，今天我很忙，就要去咧！」

身邊摸出一個紅紙包來，授給我，我再三向他推，他強塞在我手內。

「你何必如此客氣！這只好算買一點兒糖吃吃的。去了！從此我應當常常來探望你們。」

潘金榮回去後，我解開紙包來一看，是一張一元的鈔票，眞是一個很好的人。聽他的口氣，也不像生意人；然而看他家中的情形，倒也又不像工人；那麼到底是個何等職業的人呢？無論如何，總也判斷不出來。

父親的病，漸漸加重，我一刻也不能出外了。寸步不離病床旁邊，便弄得一個錢也不到手。

親切的潘金榮，常常來探訪。每次過來，總要給我這麼一二元的；他老婆也來過二三次。

藥錢和米錢，是不能不付的，房錢已欠了兩個月，二房東天天催着。無論如何：非借一筆款，總弄不下去了；但是現在窮到這步地位，還有誰肯借錢給我們呢？若是可以托托的，只有那潘金榮了；不過已經叨了他的光不少，那裏再可以說這些話呢？然而除了此人，竟沒有一個可以談談的人。一想：只好老着面皮，還是向他去商量一下罷！

我打定了主意，在潘金榮下一次來的時候，臉上火也似的紅着，口中吃吃的要向他借三十元，潘金榮照常很輕快的說：

「可以可以！那麼我明天拿來好了。你一個人，看護着病人，已很辛苦了。別再擔心銀錢的事。要用錢，由我來替你設法便了。」

意外的毫無難處，事情竟大大成功，潘金榮極爽快的答應了。我宛如卸去一樣重物，心頭寬得多咧。潘金榮眞是我們父女二人的大恩人。這大恩，總也不能忘掉，將來非

報恩不可．

他一點不失約，第二天，帶了錢來，放在我面前：

「這裏是三十元，你點一點！還要討厭你，這裏有一張借據，你署一個名，打一個圖章罷！這不過是形式罷了！」

潘金榮寫現成的借據上，我就簽了一個名．下面又打一個圖章．

他說事情很忙，也就立刻回去了．

這借來的錢，一點一點的付欠項，好容易把眼前過去了；但是父親的病，什麼時候可好，竟說不定．他病未痊愈以前，應當怎麼謀生計，怎麼請良醫診治，然而什麼事都第一非錢不行啊！

其夜，我疲勞已極．睡得很熟了；忽聞父親苦苦的咳嗽聲，慌忙睜開眼來，替他撫胸摸背，父親的苦痛，漸漸激烈，抱着被頭，在那裏難過；突然吐了許多血，弄得枕上床上，全是鮮紅的血跡．

「樓上嫂嫂！」

一聽得我狂喊，樓上的嫂嫂，和同居的許多人，一起趕來。有的替我請醫。我也不明白要怎麼辦纔好？只是發狂似的抱着父親身體；到醫生來時，父親已沒有呼吸。我失去弟弟，還在目前，此刻又把我天地間唯一可親的父親又奪去了。

十二 蘇州

到第二天，纔得入殮，這時候也是潘金榮來照料一切的。

從此以後，非把我的身體決定不可。我正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做做女僕罷？那潘金榮的老婆趕來，伊以為：無論如何，且住到伊家裏去再說，我一面感激伊的好意，一面便搬到潘金榮家裏去住。

又經過了四五日，金榮對我說道：

「鳳娟！我家裏雖不打緊，你只管可以住着；你若打算要去充當女僕，那倒恰巧有

一家極好的人家在此．離此不遠，就在蘇州．乃是一家富家的老夫婦二人，要用一個侍奉的女僕，他們總希望懂得一點規矩，而且人必須漂亮一點，粗笨的鄉下人是不要的．我一想：這一件事，在你，再配也沒有了，不知道你願意去麼？」

我本來正覺得上海有些厭了，倒不如到內地去住住，況且只有一對老夫婦，這種人家，也不容易找的了，所以心裏很願意去．

「我雖不懂得大戶人家的規矩，如果我可以做得下，我倒高興去的．」

我一說，潘金榮大喜：

「原來如此．你若肯去，非但很配，而且太過分了．哈哈哈哈！」

說定了要到蘇州去，他老婆便出去，替我買了幾件衣服回來給我．舊雖舊，倒是綢的，我覺得去做女僕，這綢衣服，未免與身分不相應．伊就答道：

「雖稱女僕，不是去做燒飯等粗事情，不過和老夫婦二人，做做伴罷了，所以身上總須穿些綢緞纔是．」

伊這麼一說，我也不能再和伊爭執，只得謝了一聲，把這衣服收了。

潘金榮送着我，乘了火車，到蘇州去。在蘇州火車站前，雇了兩輛車子，到閶門。在一條小弄口下了車，二人進去，潘金榮在一家後門口立定了。

「這裏是我熟識的人家。那主婦就是領你到那邊去的人。我們進去休息一下罷！」

我一點也不疑潘金榮，所以依着他的說話，跟在他背後進去。只見後門口小小一間廚房內，倒在那裏準備好幾桌酒菜的樣子。走到客堂裏，見旁邊一間屋內，有三個年輕女子，對我看了一下，輕輕說些什麼，便在那裏笑着。

裏頭走出來一個頭上插兩只紅骨簪的四十多歲的婦人，這就是這裏的主婦麼？

「唷！這麼早就來了。……前天談起的，就是這女子麼？」

「是的！老三！人實在比所說的話要好上幾倍咧。」

「的確很端正；那麼上樓去罷！」

「好的！樓上去罷！」

潘金榮與主婦之間，說了這幾句話，潘金榮就上樓，我也跟着上樓。

「今天火車中，實在疲倦了。鳳娟！你也喝一杯茶，坐坐，休息一下。」

潘金榮坐下來懷中摸出香烟，點火吸烟了。

「如何！不是比上海靜得多麼？換換地方，很覺有趣啊！」

我打算要早些領我到那一家富家去；但是潘金榮很沈靜。

一陣樓梯聲響，我當是主婦，乃是一個像女僕那樣的人，手裏捧着一只盤，盤中有幾樣菜，一壺酒。

潘金榮大喜。那女僕擺好碗盞，替他斟好了酒，便下樓去。金榮就自斟自飲。

「如何！鳳娟！你也喝一杯罷！」

把杯子授給我。

「我是不會喝酒的……」

金榮便點點頭。

「原來如此！那麼你吃些菜罷！」

方纔那女僕似的人又上來，放了一只醬油碟子就去了。主婦或者是更換着衣服麼？總也不上樓來。潘金榮頗有些醉了，舌尖不很靈便似的說：

「鳳娟！人的緣分，實在很奇妙。自從在河邊與你認識以來，我們便成知己。倘使那時節，你向河中一跳，那就連性命也沒有了；這麼一想，我竟是你的救命恩人咧！」

「從那時起，我只是叨你的光，這大恩大德，我永遠不會忘掉的。」

「哈哈！這也不能說是恩；你既如此說法，我自然喜歡的。」

潘金榮搖搖不定的立起來，從樓梯下去了。

樓上單單留着我一個人，只好等候着。一回兒那女僕似的人，又拿着飯桶上來，我問伊潘先生在那裏？伊回答說：在樓下與主婦講話。我一吃完飯，那女僕便收拾收拾桌上，把東西一起拿下去；我只管等着，總不見潘金榮上來。

十三　筆據

我心裏覺得有些詫異，打算走到樓下去叫潘金榮了；正立起來時，確巧那主婦口銜着香烟進來，

「你是叫鳳娟麼？那潘金榮，叫你好好耐苦些做着罷！他去了。」

「呀！潘金榮怎麼樣了？」

主婦臉色很怪訝的：

「潘金榮麼？他是囘去了。沒有在你面前說明的麼？」

「哎喲！」

我驚得呆了。旣是要囘去，何不向我說一個明白呢？這更覺奇怪了！我低着頭在那裏想。

「鳳娟！你去打扮打扮罷！」

我倒並不想怎樣打扮，只消早些到那富家去就是了。

「你倘使現在沒有什麼事，還是就領我去罷！」

主婦似乎聽不懂我說的話，伊把香烟在桌上一放。

「什麼領你去？我不明白啊！要我領你到那裏去呢？」

「呀！你不曉得那老夫婦兩人麼？」

我不禁把身體接近主婦了。

「我什麼也不知道啊！你是被潘金榮騙你來的麼？」

想不到那位親切的人，竟會如此。我便把潘金榮如何照料我，並且將他薦我到蘇州一家老夫婦的旁邊，去充當婢女，也詳細說了出來。主婦大驚：

「原來是這樣一個大掉鎗花的人！他在我面前說：有一個女子，自己情願做生意。問我要不要？我回答他說：只消人生得好，我這裏還用着這麼一二人。所以他今天帶你來，問此人如何？於是我與他談定，留你在此做五年，我付了一百五十元。」

原來我被他賣在此地了，一向意外的親切，不過是這麼一種惡計。我一些看不出，只當他是恩人，現在越想越氣了。叫我怎麼好呢？心中十分難過，實因悲傷得過了度，連眼淚也沒有了。

「在你確是很可憐；不過我們這裏，雪白的銀錢，拿了一百五十元出去，非叫你做生意不行，況且這裏還有筆據啊！」

伊到樓下去，拿筆據來給我看。說也奇怪，這筆據上，有我自己簽的名，蓋的圖章，原來這就是問潘金榮借三十元的時候，寫給他的一張筆據。他把銀數改成一百五十元，當時未寫年月日，我到此刻纔知道。現在是塡了今天的日子咧。怎麼辦呢？我就是要爭辯，也休想可以出這裏的門。叫我如何是好？對那鴇母看時，只見伊低聲勸慰我起來了。

「事既如此，也難怪你要生氣。你且忍耐着做一下能！日後說不定有什麼好機會啊！」

鴇母帶我到樓下去看時，只見客堂裏有一個臉黑身肥的漢子，在那裏打五關，此人年約四十上下，像是鴇母的丈夫了，鴇母引我到旁邊一間，先與幾個女子照呼了一下。這一天晚上，樓上房間內有一桌酒，客人來了約六七個，樓下的女子們，一齊上樓去的。唱的唱鬧的鬧，我與鴇母睡在一張床上，無奈樓上鬧得睡不着。那白天打五關像是鴇母丈夫的人，竟不見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吃過了粥，時候在十點多鐘，鴇母出外去了，於是幾個姑娘們，漸漸的談起來咧。據伊們講：這妓院，開得還不狠長久，鴇母在七八年前，本是上海幺二堂子裏出身，後來被蘇州一個醬園小開，娶了伊來；不到三四年，那小開死了，族中不願留伊，伊便拿了些錢，在此開設妓院。昨天打五關的漢子，也不算伊的丈夫、又不算伊的什麼，不過天天在此出入着，此人是靠賭吃飯的。

下半天，鴇母回來，要我今夜出去接客。我就拒絕伊，只是推託：要等與潘金榮見面後，問一個明白，纔可以答應；那知鴇母不許：

「你怎麽說出這些不講情理的話來！我們這裏，是花了大洋錢把你弄來的；你若有話說要和潘金榮講，將來隨便什麽時候都可以的啊！」

這一夜八點鐘光景，來一個穿寧綢袍子的客人，聽說是在什麽機關裏辦事的，年紀還不到四十，頭頂上禿了一塊，眉毛極濃，皮色深黑。先是一個叫白蘭花的妓女陪伴着，搗毋無論如何要我也出去，我實在抵不住，只得上樓了。那穿寧綢袍子客人，正靠在一張椅子上，口中亂說亂話，一見我進去，臉上便微笑着：

「噴！，天仙下降！伊也是家裏的人麽？從沒見過啊！」

他問了白蘭花。

「是的。還是昨天來的咧。伊叫鳳娟，請你老人家照應照應伊罷！」

「嘖！原來叫鳳娟；鳳娟過來！」

說時，懷中摸出香烟匣來，授一枝給我。

「我是不愛香烟的……」

我還了香烟給他，劃火柴給他自己吸，那客人吃了一口，

「其味無窮！你一點火，香烟都變味了。」

「呀！楊老！你說這些話，打算把我怎樣呢？哈哈！」

白蘭花在這姓楊的身上，捏了一把，那人故意的跳起來道：

「下次不敢！下次不敢！我在此陪禮了！」

他對白蘭花，作立正姿勢，舉手行一個軍禮；我在旁邊看着，心裏已經難受了。

十四 酒

姓楊的客人下樓去了。到他回上來時，鴇母差人來叫我下去。我心頭亂跳，暗暗猜疑，徐徐由樓梯上下去。

鴇母橫在烟舖上，勸我接那姓楊的客人：「女子生在世上，宛如一朵花。開放的時

候極短•在開放時，却有人肯來賞覽；到一散，旁人就頭也不回了•人家很願意向你來纏繞，你若以爲羞恥，不懂處世的道理，便是大大吃虧•一味嘴裏說着堅强的話，徒然使額上皺紋增加，有什麽意思呢？世界上再也沒有男人那麽壽頭壽腦的了！只消你對他有說有笑，錢是儘多儘少肯拿出來的•」伊說了一下，還把自己經驗上所得到的實例，舉幾條出來說給我聽咧•我賣到這裏來，自己全不知道，是受潘金榮之騙•筆據也是僞造的•蘇州我雖一切不熟悉，這裏附近，總也有警察署的•去一聲訴理由，我自然就可以皇然走出這大門去了；不過潘金榮雖是惡人，到底有恩於我，他雖給我上當，我恩是的確受過的，我不能把這恩人去告發他的罪•我既是一個被世上所拋棄的身體，那也隨便罷！

我一時自暴自棄起來了•

「這酒給我喝了罷•」

我即忙把桌上喝殘的半壺酒，斟在杯中，連喝三杯•鴇母嚇得呆了，疑視着我，動

也不動。

不能吃酒的人，強把酒喝了下去，自然在肚中燒得很難過，眼睛裏只見房屋在那裏旋動，身體搖搖不定。鴇母倒擔心起來了，

「怎麼樣呢？不要跌了！橫一下罷！」

「不打緊！我去了！你隨便吩咐我做什麼，我一定答應。」

怎樣走上樓梯去的，連我自己也沒明白，走到房間裏去，坐在他們食桌旁邊，姓楊的與白蘭花都很吃驚；

「你方纔要我吃烟，我現在要你喝酒，我們賭這麼十大杯罷！」

我忙把茶杯倒空，斟一杯，自己先喝乾，又斟一杯放在姓楊的面前，他竟不敢接手。

「怎麼樣？堂堂一個男子，不會喝酒樣？你不喝，我來罷！我今夜打算喝到天明咧！」

移過酒杯來拏到嘴邊，一半已潑在桌上了。

白蘭花湊到我身邊。

你方纔沒有喝酒，怎麼已經醉了？是在樓下喝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你別阻擋！放我再喝一杯罷！」

「你可以這麼喝得多麼？那麼只此一杯，不能再飲了。」

伊拏一只小酒杯，斟酒給我，我一口氣喝乾，要伊也喝。其時鴇母不放心，從樓下上來。

「鳳娟！你不能再喝了。不會喝酒的人，一味亂喝，是傷身體的。」

「這有什麼要緊！傷身體就傷身體罷！」

頭一仰，幾乎跌倒，幸虧一手撐在桌上，方把身體支持着。

「楊老！這小孩子不懂規矩，你原諒一點罷！」

鴇母對客人說着。

「不妨！鬧着有趣一點！」

說時，正正衣襟。

下面有客人來的聲音，鴇母急急到樓下去了。

樓下一陣鴇母的笑聲，和着三四個客人的足聲，從樓梯上上來，到對門一間房裏去了。我的腦袋，痛得像劈開來咧。

對面房間裏的客人，大約是在那裏喝過的了，都已醉着。忽而唱空城計咧，忽而喊五香白糖粥，鬧得十分厲害。鴇母的聲音，也雜在裏頭。

「楊老！那麽我把鳳娟交給你了。伊實在已很醉着。」

白蘭花把我的手鈎在伊肩上，送我到後面小房間裏去，叫我躺在床，然而總睡不着。歇了一下，姓楊的進來了，他給我吃了八丹。

「如何！還很難過麽？就會醒的！」

他脫去那寧綢夾袍子了。

時辰鐘的聲音是聽得的；但是模模糊糊，不知打的究竟幾下。

十五　酷肖

姓楊的，到明天朝晨就回去。

我醒來，又是頭重，又是含羞着怕見樓下的人，所以躺在床上不敢起身，獨自想着，便覺得這變化多的身上，非常悲痛，就哭起來了。

女僕來催我起身，我拭拭眼淚，走下樓去，那鴇母和白蘭花和其他的女子們，正在那裏吃粥。我雖也和着一起吃，但是宛如喝着泥水，一點沒有滋味。

我在未踏濕這脚以前，却什麼都守身如玉；此刻事已至此，將來可見很黑暗了。既是髒汚的身體，從此便自己自動的去接客，什麼都做了，在同輩之中，居然成了一個占些勢力的姑娘咧。

爲着有了我，這妓院的生意，頓時熱鬧起來，連鴇母也很拍我的馬屁，我若略爲發

發脾氣，伊也裝做不見不聞了。

在我二十歲的十一月裏，大觀戲園裏，開演京劇了。我也被客人帶着，前去看戲。這戲，是全本楊家將，我在幼時，却零零碎碎看過二三次，全本的，此刻還是初次，所以別說好看不好看，連情節也不很明白。不料見劇中一個小生，我就大吃一驚，他那一雙細長的眼睛，和鼻子的形狀，以及聲音，眞與我一刻不忘的頌棠，絲毫無二，實在酷肖之至。難道頌棠做了伶人了麼？天下决不會有這樣酷肖的人的！

一打聽客人，方知這伶人，叫做小素雲。

我目不轉睛的看到他下場。後來曉得這一個角色，下面不出場了，我也不再看下去，就此同去咧。

這第二夜，我硬拖客人去看戲。小素雲這伶人，無論怎樣看，實在像得太厲害了。不知怎樣的心裏務想要和此人會一會。第三天晚上，在十點鐘後，我獨自一人去看戲。恰巧遇到一個熟的案目，就給他兩塊錢，低聲告訴他我要和小素雲見面，那案目居

然像是老做這種事的，立刻答應了，就到後臺去，不多一刻，便出來說：

「小素雲，就住在橫馬路那小客棧中，他說：散戲後，你在那邊等候好了！」

他輕輕的說完就去。臺上只有兩三場就可以完了，我坐立不定，很爲焦急，後來好容易演完，急急擠下樓去，由人叢中濟出了門，便趕到街上。

依着指定的話，走到橫馬路，當眞瞧見那小客棧。我便立在暗中，等候小素雲回來前面過來的人，像是小素雲，急忙迎上去時，心頭一跳，又退了二三步，小素雲微笑着：

「方纔叫仁生寄口信的，是你麼？這裏來罷！」

他很要好的說着，幾乎要與我攜手同行咧。我跟了小素雲上樓，樓梯上一個人，把我從頭至脚的瞧着。

小素雲住的是一間小小的房間，一兩只箱子外，還有幾只圓籠，桌上都是些吃殘的

糖食等類。

小素雲坐下來，也叫我坐着，我一看他臺下的臉，反更豔肖頤棠，要使我想起在杭州新婚時代的事情來了。

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
他說時，立起來，拏了許多糖果，放在我面前。

「我叫鳳娟，就在同春坊三弄第三家的。」說時，便把那糖果吃着。

「我白天沒有事，很冷靜，你可以常到此地來玩玩！」

「一定來的。」

於是說話便移到戲劇上去。這一次，他們一班人，來到此地，生意不行，因此前後臺意見不合。又談了些後臺各人的笑話，再叫常常多邀幾個熟人去看戲。

我雖不想回去，無奈時候已很不早，便別了小素雲下樓，樓梯下一個茶房，我也給了他幾角錢，然後走到街上，乘車子急急忙忙回去。

明天，朝晨吃完了粥，在十點鐘左右，又到小客棧去望小素雲，小素雲剛起身，正在洗臉，談了一點多鐘纔囘去。

我從此以後，一天也不能不看見小素雲的臉了。屢次去探訪他，兩個人便交情深起來咧。

在南陽里附近，有一個熟識的老婦，所以常常到老婦家中，託伊去喚小素雲來的。小素雲時常五元十元的向我取去另用。我問他爲什麼要這許多錢？他總說：戲館中生意不好，發不出包銀。究竟怎樣？我也莫名其妙！

我雖客人很多，錢是不到手的。所有的錢，也是私下向客人要來的，所以實在沒有錢。於是便負了債，并且我與小素雲的關係，弄得誰都曉得。客人也從此減少了。

十六　逃

鴇母有一天喚我過去說：

「鳳娟！你近來聽說和一個什麼唱戲的，很熱着。雖是我們吃這碗飯的，不見得會規規矩矩；但是和唱戲的一有關係，不好聽。你別一時糊塗，快打斷了這種念頭罷！你是聰明人，總曉得這是有損無益的啊！」

伊說得很鄭重；然而我總打不斷這條心，不過口頭答應罷了。當場敷衍了過去，隨後又暗暗去會小素雲。

這一天，小素雲來是來的，與平常不同，臉上很不快，似乎有什麼心事，我自然擔心：

「你做什麼？難道身體不舒服麼？」

「身體倒沒有什麼不舒服；不過從此非和你分離不可了！」

說時，低頭沈思。我便湊過去；

「到底怎樣一回事？你且說一個明白啊！」

我把手擱在他肩上，他方始抬頭：

「只因戲園子裏，明天要停鑼了。我們一班人，已經決定往南京去演唱，不過我一個人，打算要囘上海去，所以不能不與你分離了！」

「旣是如此，何不帶我一起到上海去呢？但是被你老婆知道了，是不行的。」

「那裏！我是沒有妻子的單身漢。你旣願意，我們就此同行罷……」

「很好！你是眞話麽？」

「爲什麽要騙你呢？」

想到一同到上海，便可以與他做夫妻，怎麽不喜呢？不過到籌畫怎麽走的時候，暗想空手總不行，要想想法子纔好啊！忽然心中想起一個姓喬的醫生來。此人年近六十，本領並不見得好，病人也不多，靠着以前有些貯蓄，所以很舒服的度日着。

姓喬的，是我這裏的老客人，錢也用得爽快，人又和氣，從來沒有向我胡纏過。不知怎樣，我一見他的面，總覺討厭，沒有好言好語對他的，然而他還是常來走動。

我向不和這姓喬的多搭趟：一來看他不像肯拿出錢來，二來實在那副神氣，叫人難

受：不料今天一個電話打去，他立刻就來。我自然把迷湯亂灌，老頭子喜得眉花眼笑，我趁此機會，就說：

「喬老！我弄出一樁尷尬的事情來了……」

似乎說不下去，臉上頓時做成憂鬱之狀。

「呀！什麼事？你且說來啊！」

自然要說的，便說：

「是這麼一回事！我上海還有一位姑母，近來病得很厲害，寫信來問我要錢，最少要這麼七八十元。我一時那裏有這一筆錢呢？姑母又是一向待我極好的，總不能不應酬他，因此我非常掛念，實在無法可施！」

我如此說了一場謊話，姓喬的信以為真：

「原來如此！你還有什麼姑母，我到今天纔曉得。既經這麼為難，我來給你罷！你一定寄去！明天我送來便了！」

「累你擔心—實在很對不起！」

「一點兒錢，也沒有什麼對不起。」

我眞是造孽。這一來，銀錢是不用担心了；不過臨行之際，若被鴇母知道了，那還了得，非很巧妙的逃去不可。我只是把這方法想着。因此當時喬老頭子說什麼話，我一點沒有入耳。

喬老頭子住了一夜，明天朝晨囘去，當眞不失約，送八十元來了。我再到那老地方去，叫了小素雲來，决定明天乘火車赴上海。我若無其事的囘去，一到明天，身上多穿些衣服，候準了時刻，由後門出去乘馬車到火車站，小素雲戴着一頂外國帽子，遮到眉際，鬼頭鬼腦的立在那裏，我默默走過去，對着牆壁，低聲道：

「還早麽？」

「再有二十五分鐘，纔得開車。」

我怕有什麼人追來，心中着急得不得了，急忙買了票，一囘兒火車已到，我們乘

入三等車內，不久，也就開列。

十七　借光

小素雲的家，聽說在馬立司路，所以我一到上海，便打算到他家裏去了，但是小素雲說：

「此刻馬上到我家中，恐怕蘇州有人追來，事情就要失敗，你且暫時在我熟人家裏住幾天。那是我的朋友，叫打鼓老三，住在六馬路，夫妻倆都是很好說話人………」

不錯！是的！鴇母曉得我逃走了，一定知道是和小素雲同行的，那麼第一就要到上海小素雲家裏去要人，還是暫時在六馬路打鼓老三那裏躲一下罷！小素雲便送我到六馬路，我們是乘五路電車到大新街下車的。

一下電車，二人轉灣，走到一家門口掛門帘的人家，小素雲就進去。

「老三在家麼？」

便有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婆出來．

「唷！原來是你！多時回來的？」

「剛下火車，一脚來的．老三不在家麽？」

「在家！睡着．叫他起來罷！你坐啊！有同來的人麽？一起請坐罷！」

我踏進去一看，見壁上都貼着戲單，還掛着一把胡琴．

裏頭一個大呵欠，出來一位頭頂光秃秃的肥大老人，手裏還拿一根短旱烟管．

「呀！老九麽？」

又對我看着．

「請坐請坐！此地地方髒得很．」

我便立起來招呼．

小素雲一介紹，雙方說過幾句客氣話，打鼓老三道：

「聽說蘇州停了鑼，到南京去了，當眞麽？」

一實在生意很不能叫座，再加天又時常下雨，竟做不下去了。我打算年內休息一下，明年新年裏再搭班子咧。你那裏生意好麽？」

「那裏那裏！也很不行，近來本戲也不賣錢了。拆帳的生意，竟拿不到錢。有人邀我游戲場去，所以我把滬舞臺辭了；但是游戲場裏，還沒進去。現在只是空着。」

於是小素雲便把我的事情，付託打鼓老三，老三一口應承，老三的老婆也說：

「不嫌我們這裏屋子髒，儘不妨只管住在此地。」

說好之後，小素雲旁晚回來了。閣樓上，有一間低矮黑暗的房間，拿來做了我的臥室。

小素雲每隔一兩天來一次。蘇州鴇母處，在我逃走後的第五天，到小素雲家裏去找過人的；無奈不見我的影蹤，便只得空手回去了。

如此過了年，到正月中旬咧。小素雲來時，我便催促他，要他快些領我回去，小素雲以爲蘇州再會突然派人來找人也論不定，還是且在老三家裏住這麽一二十天，再作道

理。我一想也不錯，便依了他的話。過了二十天，又向他催促，他還是這麼囘答我。

有一天，正在二月底左右，我在樓下，與老三閑談，忽然小素雲來了。

打鼓老三恰巧家裏有酒，再在櫥內搬些小菜出來。

「老三！什麼事？你請起客來了。」

「這那裏是請客！不過有現成的酒，我們倆把他喝完就是了。」

老三忙斟滿兩杯酒，我也在旁坐着。

忽然有人掀起們帘：

「借光。」

是女人的聲音。小素雲不知怎麼，慌忙立將起來，原來外面進來一個二十五六歲光景的女子，先對我瞧了一眼，便走到小素雲面前，說道：

「我原覺得近來的神氣很怪，所以今天跟你到這裏，鑽進這洞裏來了。不知是那裏來的妖魔精怪，你倒和伊一同喝酒，眞把人氣死了。喂！老三！多謝你！你倒替他藏着

人，我一定重重謝你就是了。」

伊發狂似的鬧着，定是小素雲的老婆了。小素雲在蘇州時，自己說是獨身，那知是謊話，我竟上了當了，所以他不能把我帶到家中，要留在此地啊。我一時呆跡

「這裏是人家家裏，你有話，回去說便了。」

小素雲大約對着我與老三，很不好意思，便握着拳頭，在婦人身上亂打。

「好！你打！一年到頭，窮得飯米天天弄不到手的，你倒還要裝場面麼？你既愛這不要臉的賤貨，只管把我打發走好了。」

婦人漸漸鬧得厲害，老三勸着，便與素雲二人一同出去。附近的隣人，都在門口探頭探腦。

十八　一二百元

這麽一鬧之後，小素雲四五天不見面。據打鼓老三的話，那小素雲的老婆，以前是

唱梨花大鼓的，曾在某遊戲場唱過，此人嫉妒心極重，夫婦二人的吵吵鬧鬧，是常年不斷的。

我既知被小素雲所騙，自然又氣又憤；但是看上了唱戲的，我自己已經先錯了，倒不如趁此機會，與他割斷關係，决定我身體的前途罷！我正在樓上獨自想着時，小素雲忽然來了。

「前天很對不起你！想你一定很生氣了。伊雖不是我的老婆，無奈一向強占在我家中，總也趕伊不開，伊自以爲是我的老婆，我眞討厭極了；不過我對伊，很有種種關係，無法弄掉伊的，并且伊只是這麽跟在我背後，發狂似的胡鬧，叫我那裏還可以做人呢？我眞沒有法子了！」

他說得很巧妙的還要把我哄騙，我那裏肯再上他的當。

「有什麽對我不起？你既有正式的老婆，再好也沒有了。當初深信你說着無妻無子，逃到這裏來，本來是我瞎了眼睛了。」

小素雲故意搔搔頭說：

「你這麼一說，叫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談呢？但是斷不是我有惡意要來欺你，我正在想驅逐那婦人之時，不料已鬧出前天那種事來了，我沒有把伊的事情，預先說明，却是我的不是。」

他又用嘴來任意亂說。越是要辯，越使我難受了，所以我旋過頭去不做聲。

「鳳娟！我想和你商量一句話，就是那婦人，方纔也說過了，我與他有許多關係，不能空手叫伊走，如果有這麼一二百元，給了伊，就可以打發伊走了。如何？你有法子可想麼？」

他到底露出眞相來了。我又不是搖錢樹，別說一二百元，沒有弄處，就是一二元，叫我到那裏去設法呢？他提出這種話來，無非想把我的身體，在什麼野鷄堂子裏去押這麼一二百元，想到手這錢罷了。我已看得明明白白。

然而我此刻決不能不願意做生意。蘇州帶來的幾十塊錢，雖還留着些，到底斷不能

只是住在這裏吃白飯過日子的，非把身體去換錢來不行，所以答：

「很好！這錢，由我來籌備好了，你過四五天再來罷！」

小素雲便臉上很安心似的說：

「你能夠如此，那是伊也一定沒有話說，可以立刻走路，然後將你就接回家去，所以這也是你我二人的事，你好好設法罷！」

「呀！你錯了！我雖是去弄錢來，並非要驅逐你老婆，纔給你錢的，這一筆錢，無非叫你以後與我斷絕關係罷了！」

「嗄！什麼？與我斷絕關係？這是什麼緣故？我這麼說着，你還要疑我麼？」

他仍是裝做正大光明的說話，還過來要握我的手，我急忙推開。

「你也不必多費心思了。一句話也不多說，爽爽快快分開的漂亮啊！今天你回去罷！我對你，並不掛念，你對我，也沒什麼掛念。」

拆白手段到了這步地位，已無法可施，小素雲怕錢有變卦，就回去了。我若撤不掉

他，那就把我的身體，去換了錢來供給他，一次兩次三次，直到我只剩幾根骨頭時，他還要吸骨汁咧。眞是個可怕的男子啊！

我心中很覺不快，小素雲回去後，打了一點酒來，獨自喝一個大醉。到咽喉渴時，醒來喝了些冷茶，細細一想：覺得同是賣身，與其在內地天天接近些曲裏曲氣的客人，我情願在上海做生意了。這應該和誰商量呢？蘇州既是沒有做生意了。這應該和誰商量呢？蘇州既是沒有做滿期逃走的，我若胡亂託人，蘇州一曉得，必定起交涉。正在無可如何之際，忽而想起虹口的潘金榮來了。若是託他，那就即使蘇州不答應，好得蘇州的錢，都是潘金榮自己用去的，總要替我設法的啊！我的弄得身體如此，他一定吃驚的啊！

十九　勞合路

這一天晚上，到潘金榮家裏去了。

我推門進去，潘金榮正出來，在燈光下一看見是我，大爲驚慌，倒退了一二步。

「噯！不是鳳娟麽？」

他非常奇怪着。

「是的。好久不見了！」

「且請進來！」

我踏到客堂中，就把帶去的一黃籃水果兩匣茶食遞給他。

「呀！還要費你麽？我實在狠難爲情，沒有面目見你了。那時節只因手頭一時短了些錢，無法可想，所以明知是不應該做，也就做了，你一定非常生氣的。我總打算等景況舒服一點，就要來接你，我老婆也時常把我這麽催促着；無奈手頭還是不很寬展，所以只是延擱下去了，眞是對不起得很！」

　　這花樣很多的老頭兒，雖不能深信他心中當眞對不起我；但是此刻就是去怪他，也毫無用處，還是我目前的事情要緊啊！

「那些已往的事，且別提罷！今夜是另外一件事，來求你的：：」

「唷！你這麼叫我別提，更沒有臉了。那麼你此刻有事來見我，到底是何等樣的事呢？」

「請你介紹我在上海的妓院中做生意罷！」

潘金榮幾乎疑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。

「什麼？你自己要做生意？那麼願意到那些下等妓院中去麼？」

「野雞堂子也不要緊，你千萬替我去罷！」

「現在託我的，却有二三家；不過你爲什麼自己願意去做呢？」

於是我把在蘇州時，如何與小素雲逃到上海，現在打算給了他錢，割斷這個關係等話，一句也不留的說了出來，又道：

「因爲這種緣故要來求你，若是蘇州一曉得我在上海什麼地方，他們一定會來干涉的，應當怎麼還他們錢？必須請你去辦交涉了。」

「蘇州一面，你不用担心！實在自從你一逃走，他們就來向我說過話的，我便對他們說：那麼樣一個絕色女子，做了這許多日子，那一筆錢也早已可以鈎消了，還來向我胡鬧做什麼？這一來，把他們嚇退咧。況且蘇州的錢，全是我用的，此後即使有什麼糾葛，總與你絲毫不涉！」

「那麼蘇州的事，一切託你去對付；上海的事，也請你留意罷！」

「現在雖沒有一定的地方，總之照你這種面孔，是無論那一家都沒有不歡迎的。」

「呀！你別和我說笑話啊！」

「不是說笑話！明天就替你去便了。」

「諸事拜託！」

第二天晚上，又到潘金榮家裏。這一次，他老婆也在家了。很難爲情的向我再三道歉。潘金榮便提起：勞合路□□里的一家，要看看我，叫我同去，於是就同潘金榮二人到勞合路去了。

說話就在當夜談定，我獨自囘打鼓老三家裏去，過了兩天，一切手續都辦妥了。訂定的是三百元做三年。

小素雲一面，照那天的話，給他二百元，從此斷絕關係。再送了些錢給打鼓老三，又提些中費給潘金榮。

這一家野雞堂子，雖是很小，熟客倒極多的。我進去之後，從沒遇到過有一天生意清淡。

有一個與我姊妹似的親密着的小梅，伊有一位姓林的熟客，某夜，姓林的帶一位姓浦的熟客來，做了我了。這姓浦的，年約四十五六，說是洋貨店的當手先生。

姓浦的，酒也不會喝，說話也不多。並且一些沒有討厭的舉動，因此我比着普通的客人，更待遇得他好些。

從此以後，姓浦的每隔三四天，必定獨自來一次，不知是究竟怎麼大的一個大商家，錢實在有很多。

這麼過了兩個多月，不知怎樣他有十多天不來了。我也正忙着，竟把姓浦的忘掉的咧。

歇了幾天，他忽然來了。

「怎麼許久不見啊！我當是你把這裏忘掉咧！」

姓浦的仍舊是那麼老老實實的樣子。

「店裏有事，到漢口去了一趟。」

身邊摸出一張報來，一壁喝酒一壁看報，一句笑話也不說。他這麼來玩，有什麼興趣呢？

「報上有什麼有趣的事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好玩的事！」

他本來是個很陰沈的人，今夜更來得冷寂，有時還微喟着。

「我很愛你！你願意死麼？」

突然問我這句奇妙的話，我怎麼不驚？

「什麼緣故？」

「沒有什麼緣故，不過問問你罷了！」

我心裏很嚇，後來便戰戰兢兢的上床。

二十 白刃

我以爲自己沒有睡着；那知是睡着了。忽然覺得手上觸着一件冷冰冰的東西，我睜眼一看，見姓浦的坐在床上，右手明晃晃的拿着一柄刀，我驚得跳將起來，飛也似逃出房門。

一時叫也叫不出聲，兩足顫抖着由樓梯上滾也似的下去，這聲音一響，便有三五人趕到我房中了。

大家到我房中看時，大聲呼「不好了！」我仍在樓下混身發抖。原來姓浦的滿身是

血，握着短刀，仰臥在床上，房內一陣陣的血腥氣，他割斷了喉管死咧。

於是這堂子大鬧起來，報了捕房，弄得很亂，死尸由驗尸所載去。他黃昏時問我「高興死麼？」那知是這麼一種覺悟。我又想起了他是個常來的客人，倒也不見得像死了一個陌路人，心中不免有些想起他來。

仔細一打聽，方知這姓浦的，因聽信了友人之話，去做投機生意，這實在是他失敗的大原因，賬簿上便生出了大破綻來，要想彌補時，不料買了就跌，賣了就漲，漸漸陷入深處，筆下已在帳簿上遮不過來，因此自暴自棄的到這裏來了。近來店中要結賬，他的弊病已保不住，便打定主意自殺。到要死的時候，還打算拖我去做他地下的伴侶咧；不過我房間裏鬧出了這一件事以來，到底受他一點影響的。

後來也沒有什麼變動，我在這堂子裏過了二年，所謂近墨者黑，我雖吃了這碗飯，倒也不覺得怎樣了。

夏天的某夜，有一個客人來，指着名要我，我無論怎樣想，實在覺得他是個從來沒

有見過的人。此人年約三十一二，長得面貌很端正，衣服也極考究，不像是個到這種地方來玩的人。

這客人姓奚，聽他的口氣，像是什麼礦山上做事情的，常常講起到過山西陝西等處，用錢也很爽快。

過了三日，他又是獨自來了，他的住宅，說是在靜安寺路，他談得非常有勁，並且使我很快活咧。

來過了五六次後，有一夜，他對我笑着說：

「如何？我來娶你去罷！」

這種話，本來是客人們的口頭語，我也不在心。

「多謝你了：」

我很平淡的這麼回答着。

「但是不行！恐怕你另外與人先有了約了！我已經來不及咧。」

「我那裏有這種人呢？」

「那麼一定如此！不可取消了！」

「嘎！你倒熱心得很！」

我不過隨隨便便聽着；不料他歇了一星期再來時，皮包中取出一束鈔票來，放在我面前：

「這一點錢，總夠替你贖身了；倘缺少，下一次再帶來罷！」

這麼一看，不像是戲言了。我對姓奚的臉上看看，又對鈔票看看，他說：

「明天你把此事辦好，今夜我有事，要回去了！」

坐也不曾坐定，他就此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叫了潘金榮，潘金榮與本家交涉，談妥後，等了一下，姓奚的也來了。

「怎麼？談定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！隨便什麼時候，可以出這裏的門了。」

「既是如此！那很好！現在最要緊的是去租一所房子。這幾天，只好在什麽旅館裏去住一下罷！」

於是大家商量起來，目下擬在打鼓老三家裏暫住。向老三一說，他一口應承，說隨便你要住幾天，於是我如開籠放鳥，就到老三家中。

老三天天替我出去尋房子，居然在梅白克路，找到一所空屋，房金每月二十八元，小租三個月，向姓奚的說時，他即道：「這是你住的，你合意就好！」

因此忙把他租定，先拿來打掃修飾一下，在未雇定下人以前，由老三的老婆去帮忙，購買家具等，足足忙了三四天。

直到一切東西完備，女僕也雇定了，老三的老婆纔回去。

二十一　意外

我宛如換了一個人了，從此很舒服的度日咧。姓奚的，有時竟接連着十天二十天不

來，他常說：爲着礦山的事，時常要到各處去走走的。打鼓老三夫婦，常來走動走動，聽說小素雲到煙台搭班子去了。

老三的老婆，常常碗裏籃裏包裏，裝些食物來送給我，又說：

「你在熱鬧的地方住慣了，現在突然一個人這麼度日，不是很冷靜寂寞麼？

伊近來對我格外的要好了。

「冷靜寂寞，倒還好；實在太沒有事情做，覺得無聊得很！」

「當眞如此！所以一個人，還是忙得口中只是怨恨着的好。」

「是的！」

伊又笑嘻嘻的對我說：

「你只是坐在家裏，不但乏味，而且身體也太不活動了。應當要出去走走，我來稽你去看影戲如何？」

「好的！」

我也不見得十分想去，伊旣邀我，到底不便拒絕的，就在卡德路的影戲館去看罷！好在路並不遠，囘來時又不費多少時刻的。

叫老媽媽看守了門，我二人乘了車子前去，不多一刻，已到那邊。

我在老三家裏住的時候，新世界大世界就在附近，怎奈我怕被蘇州的人撞見，因此一囘也不敢踏進去過，現在難得到這種熱鬧地方，不免又要想起在蘇州時去看戲的情形來了。

影戲館的門口，電燈很亮，畫着許多廣告：或是兇漢正在殺人，或是火車的窗中，跳出一個美人來，或是猛火之中，立一個頭髮蓬亂的女子，花樣很多；買了票進去，就聽得有音樂之聲。

我們便在樓上坐定，見樓上的觀客，也大半是青年男女，看他們的神氣，都像是住在附近的。

片子是什麼呢？是美國片子：某富豪的家中，繼母把前妻所生的女兒虐待着，一樣

樣想出難題目來叫伊做。這片子的名稱，叫做「異腹母女」。後來這女孩子，到底受不住，便逃出家來，賣花度日。其中忽而有惡漢出現，忽而有忠僕出現，無論是外國，是中國，人情總是一樣的。我想了自己，比他人，不禁胸頭難過起來。老三的老婆雖還想看下去，我已經強拖着伊，不願看完，就此出來了。

我們也不叫車子，二人在街上徐步，一壁談話，一逕回去，忽然見道旁有許多人圍做一圍，我一想：不知是什麼事啊！便從人叢中捱過去看時，只見一個穿短衣服的六十多歲老人，一把扭住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子，在那裏罵：

「不要臉的小孩子！你吃了就逃，想不出錢白吃麽？照這樣子，我那裏還能做生意？去啊！到巡捕那邊去！」

老人舉起那皺皮的拳頭來，在孩子身上亂打，孩子哭着：

「老伯伯！你饒了我罷！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！」

孩子說罷，對老人叩頭，旁邊有一副餛飩擔。大約是這孩子白吃了餛飩想逃，把他

捉住的。

「不行！不能饒你！你既沒有錢，爲什麼未吃之前，不先對我說明？我或者也肯給你吃的！你倒大模大樣，吃了三十只餛飩，還要嫌我醬油太少。到後來，就此想一逃了事，我可以饒你麽？饒了你，將來我們做小生意的不曉得受多少累咧！」

說罷，又是一陣亂打。

我對這孩子臉上看看，竟熟極了。在那裏見過的啊！仔細想時，方始想起來了。同是事出意外，我不禁混身亂顫，現在被毆的孩子，確是頌芳啊！是我的小叔頌芳，雖非一母所出，實在是頌棠弟弟，是呼我爲嫂嫂的頌芳！

不要是我看錯了人麽？細細看時，的確是頌芳！那麽頌芳爲什麽會到上海來的呢？頌棠失蹤以來，這孩子便是顏氏繼續後代的人啊！他明明是嘉章綢緞鋪的小老班，怎麽會一個人在此地，而且是吃了東西不付錢，被人毆打，實在奇怪極了！難道繼母怎麽樣了麽？嘉章依然很發達麽？

我丈夫的失蹤，也全是受了這繼母的虐待，眞是個可惡的繼母！仇敵一般的繼母！伊腹中生出來的這頌芳，自然也很可恨，繼母若是沒有這孩子，伊也用不着想出這些惡計畫來了啊！然而現在在這街路上，當着大衆，被挑餛飩担的人痛打，我到底不能假裝不見。或者一問頌芳，可以知道頌棠的消息也論不定。我想定了念頭，便向老三的老婆低聲說了幾句，叫伊去救助這孩子，給了伊二角洋錢。伊便分開衆人，走到老人旁邊去了。

二十二　嫂子

老三的老婆從人叢中走進去時，那些圍着的人們，便在那裏瞎議論：

「嗆！這老太婆趕過去做什麼？」

「這定是小孩子的母親！」

「恐怕是賣餛飩的老婆罷！」

打鼓老三的老婆，立在賣餛飩老人之前：

「這孩子不給你錢麼？」

賣餛飩的對老三老婆一看，左手在鼻上擦擦。

「是的！他若肚子餓，要我施給他吃，我也不是辦不到的；他倒來搭足架子……」

「我明白了！現在我來替他還錢，你就放了他罷！」

賣餛飩的老人，頓時現出笑臉來：

「很好很好！只消付了錢，就沒有話說；我本來不想打他，實在生氣極了……」

「這是我鄉鄰人家的孩子，我來付了錢，帶他去罷！」

把二角洋錢授給老人，老人睜大着眼睛；

「那麼找頭……」

「就擱了你做生意的工夫，找頭不要了！一齊給你罷！」

「那是對不起了。」

他把角子放在掌心看着，老三的老婆便去拉了那旁邊正在怪訝的頌芳。

「我們回來罷，你怎麽在此闖禍！」

頌芳見這素不相識的老婦，口氣似乎很親近，更莫名其妙，且跟在伊背後走去。其時圍着觀看的人，也就散了。

我在離開二三丈的前面先走，打算在什麽地方，可以細細和頌芳談一下。見那些飲食店中，都是很熱鬧，而且十分狹窄，忽而看見一家有樓的宵夜館，倒還清靜，我便回頭向老三的老婆丟個眼色，伊明白了，就跟過來。

一上樓，到一間小房間中，吩咐他們備三客宵夜；一回兒就陸續搬上來。

「頌芳！你不用客氣！隨便吃罷！」

頌芳拿了筷，對我臉上看着，在那裏發呆。

「哈哈！你儘管吃好了！不會像方纔那麽難爲你的，放心罷！吃完了還有說話要問你咧！」

老三的老婆也勸着，他方始敢吃。不知餓得怎麼樣了，連飯帶菜，吃得很多。他本來是個有產階級的孩子，一向何等舒服，入海的浮沈，眞是想不到的。我從前在父親病着的時候，也往往吃不到飯，這難道是一定的命運麼？想到這裏，幾乎要哭出來了。其時頌芳已吃完，擱下筷來。

「吃飽咧！決不是客氣！」

「是啊！用不着客氣！」

他低頭坐着。

「是的。頌芳！你還認得我麼？」

頌芳對我凝覷了一下，似乎不認得，在那裏亂想。

「你忘了麼？我就是鳳娟！你家中的鳳娟！還記得麼？」

他方始明白，又驚又喜。

「呀！是嫂子麼？」

說罷，他覺得現在這種神氣很慚愧，便紅着臉，低下頭去。

「好久不見了！母親好麼？你怎麼會到上海來的？」

頌芳眼中，已有淚珠。

「到底怎麼會到上海來？你且說給我聽啊！」

頌芳默然，只是當心着衣上破隙處露出棉花來的地方

老三老婆在旁說：

「你應當好好向你嫂子講啊！」

「頌芳！我是你的嫂子，你什麼話都不妨說出來，我決不會對旁人說的，你放心罷了！」

頌芳就含着眼淚講將出來。

二十三　破產

杭州的嘉章綢緞鋪，自從頌棠一失蹤，我又離了婚，繼母便一切如願。三四年間，安然過去，只等着頌芳長成，便可以做這一家的主人。不料有一夜，隣家失火，嘉章已來不及把貨物運往他處，也被燒掉；然而不久就重新建築，外面雖與以前的嘉章別無差異，那內裏就很不對；火燒時既受了極大損害，再加惡事連一接二的發生：管賬先生收了賬來，就此捲着銀錢逃走，親戚中也曉得女主人可欺，便籠絡繼母，借了也從來沒有還過，這麼基礎一有破綻，店中生意，自然低減，一向極熱鬧的嘉章，客人竟不很踏進去的了。

其時忽而有人告欠項，原告是有名的一個放印子錢的山西人，數目是五千圓。嘉章一面，實在無人知道；但是借據上，明明有圖章蓋着。託了律師去爭，結局也是敗訴，雪白的大洋五千圓，只好聽憑他們奪去；其時有些明白：都是些一向出入的親戚們，串通着弄出來的；但是無法抵拒，只好暗暗垂淚罷了。於是店也關了，連房屋也不能不付諸他人。繼母的母家在蕭山，家裏是伊胞弟當家，無奈此人貪得厲害，一點不明白人情

的，嘉章全盛時代，他却往來着，到資產一有破綻，便不見人面，連信也沒有一封，繼母又是驕傲的脾氣，而且曉得這些事情與弟弟商量，也是無用，因此不去通知母家，帶着頌芳，搬在一所小屋子中居住了。

嘉章本來是老店，顏家又開着足有六七代了，一向照應過人家的地方也不少；但是到一衰敗，就無人肯接近。這時候，繼母口中，倒常常在那裏漏出來說：

「最重要的頌芳，還是個小孩子咧；此刻若是頌棠在旁，那就好了。」

這麼母子二人，在小屋子中，暫過那不快活的日子；忽然繼母心中想起一樁事來，自己的丈夫，有一個叔父，叫做顏花岩，在上海洋涇浜，開一爿很大的玻璃店，從前曾到杭州來，見過二三次。我倒不如趕到上海，且把頌芳交給此人，將來就是規模小些，我總想使嘉章復興，現在趁還有些錢，便趕緊到上海，做些什麼小商業拿來度日罷！因此帶着頌芳，就到上海來了。

一到上海，便到洋涇浜去找顏花岩；但是店在那裏，竟不明白，旣是很大的店，怎

麼會找不到，不是奇事麼？仔細在那邊一打聽，方知顏花岩那片玻璃店，却是很大的，店夥也有這麼十幾人；不過那店鋪，早在前年破產咧，現在僅曉得人已往漢口去了。母子二人一聽，宛如在一顆孤樹下避雨，樹頂上又漏下雨來，一時進退兩難咧。

從此以後，往什麼地方去？也無目的。這一夜且在旅館中住宿，就擱四五天，正在打算今後應當怎樣？不料繼母忽患眼病，叫醫生診察後，纔知道這是一種危險的目疾，恐有失明之虞，宿在旅館中，費用太大，倒不如租了房子，忍耐着靜養纔是！於是就在打狗橋附近，看定了房屋，母子二人，搬進去住着。

繼母的眼病，不容易就好，所帶來的錢，有減無增，後來打狗橋那邊的屋子，也住不起，只得搬往東新橋一所極破舊的屋中，頌芳去賣賣報，向街頭立着，聲音很悲慘的在那裏喊賣報。繼母到此，也時常懊惱，以為：這是酷待頌棠夫婦的報應！……

頌芳這麼和淚講完，我與老三的老婆都哭着。我却是深恨繼母：把我們夫妻二人，強分開來的，實在是繼母的惡計啊！我一壁聽着頌芳的話，一壁胸中十分難過。

「原來你也很吃過不少苦了！……此刻隨便你怎樣吃，決不會有方纔那種事了！」

頌芳低頭而聽，我從懷中摸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，放在頌芳之前。

「這雖是一點兒錢，你且拿囘去！隨便用罷！叫母親保重靜養眼睛纔是！如果有什麼困難的情形，只管到我那邊來通知好了！」

頌芳很歡喜的取了鈔票，納入懷中，我再喚堂倌，包些熱食，叫頌芳帶囘去。

「你拿囘去給母親，你自己的身體，也得保重纔是！」

頌芳提了包子，由樓上下去，我看着他的後影，不免嘆了一聲。囘去時，本來想到老三家裏去玩玩的，也有些不高興了，走到門口，便與老三的老婆分路，各自叫各自的車子囘去。

後來頌芳竟不來找我，我雖想到東新橋去探望繼母的病，怎奈恐怕繼母無顏見我倒叫伊難受，因此中止了。

二十四　捕捉

姓奚的，有十天左右不來了。難道是出門到外埠去了麼？單曉得他住宅在靜安寺路，究竟在靜安寺路的那一段，也沒有去過。打算打發人送信去時，竟無法可施；不料忽然妙奚的坐了車子來了。

「呀！到什麽地方去的呢？」

我替他拍拍乾淨身上灰塵，向他問話時，姓奚的笑着說：

「不是的！我實在太忙了。今天好容易從山東回來，一到就到此地來看你的！」

「很好！我正盼望着咧！」

姓奚的坐在我移過來的椅子上：

「如何！我好幾天不來，你錢用完了麼？今天擺一點錢在此罷！」

皮包中取出一疊紙幣，宛如當他字紙那麽的擲過來。

「家裏也用不着許多錢，何必要這些呢？況且我這裏還有不少用剩着啊！」

「什麽話！銀錢這樣東西，略爲多了一點，決不會討厭的。你收着吧：」他說是在

礦山上做事情的，原來這種生意，竟如此賺錢。姓奚的，用錢實在眞爽氣，我倒有些覺得對不起他了。

我便到外面去，取了一瓶啤酒來，開了塞，倒在玻璃杯中，給他喝。他喝了數口：

「大約是長久不喝你斟的酒了，所以今天格外來得好吃啊！」

「別說笑話罷！」

我正要拿了小刀，去削蘋果的皮時，覺得門外有足聲。

「借光！」

是很陌生的聲音。

「什麼人啊？」

我正要立起來時，發那聲的主人，已開了門進來，是個黑面胖的漢子，身上穿着黑袍子，頭上戴了銅盔帽，目光很可怕。再看門外時，有三個巡捕立着，還有一個外國人。我不禁担小起來，立在窗口不動；那大漢子已經走到姓奚的面前：

「姓田的，是你麼？」

「不對！我不姓田！我是叫奚福生！」

姓奚的臉上，頓時發青，手中正拿着盃子上的小刀。我身體在那裏亂顫。

大漢拿出一張名片來，給姓奚的觀看，姓奚的突然大驚，兩目閃閃有光。

「請你一同到行裏去一趟！」

姓奚的便發出一種乾枯的聲音：

「好！我去便了！」

不料他轉一個身，立刻舉起小刀來刺那大漢。

「好！你敢抵抗麼？」

大漢把身體一閃，避開刀子，頓時一記打在姓奚的拿小刀的手上，小刀就此落下來。姓奚的便退後四五步，拿了一只大盃子，高高舉在手中，身體靠在牆壁上。其時門外三個巡捕，已經趕將進來，姓奚的就把盃子向巡捕擲過去，確巧中在玻璃窗上，玻璃和

孟子，散做幾百塊．

於是雙方扭將起來，姓奚的將大漢腹上踢了一脚，大漢呀的一聲，倒在地上，巡捕趕過來，不留心脚下有人，也跌了一交，姓奚的乘此往灶間去，要從後門逃走了．一開後門，那知後門外也有三四個巡捕立着，立刻跳將進來；姓奚的見此情形，便回進去，於是前後被巡捕夾攻，他靠在牆上，兩眼通紅，咬咬緊牙子，怒目而視．巡捕們漸漸逼近，一個趕去抱住他的腰，因此兩個巡捕圍上去，竟把他捉住．其時那女僕，縮在灶前亂顫．

「倒很費事！」

巡捕們，也有揩額上的汗，也有拾起地上的帽子來戴好的；那大漢用繩將姓奚的綁好，姓奚的已明白爭也無益，所以只低着頭不做聲；但是我一點也不懂什麼事情，所以便走到姓奚的旁邊：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囘事？不要是弄錯了人麼？」

「這日後總會明白的！鳳娟！我累了你了！只要有緣分有性命，再會遇見的！」

大漢拉着繩子去咧。

「還不走麼？」

「走了！」

姓奚的，被他們帶去了。歇得不到一點鐘，捕房中又來把我叫去，我心頭亂跳的到了捕房裏，就有一個外國人問我許多話，都是關於姓奚的身上；我不很深知其細，只得從贖身說起了。留了我三點鐘，後來說可以回去了，我急急趕到家中，女僕正很擔心的等候我回去。

「少奶奶！少爺是怎麼一回事啊？」

我也回答不出什麼。

「是啊……」

從此我與女僕，只是默想着。

二十五　首領

第二天，一看報上，見有姓奚的的事揭載着。題目是「大盜就擒」，還有小題目說：「屢犯巨案的大盜，昨日已將首領捕獲。」其中連我的名兒，也牽連着。各報上新聞大同小異，最詳細的一段如左：

曾經犯案五次之湖北人田老二，乃某盜賊團體的首領。他組了團體，自充團長，手下有王阿虎，陳桂生，小江北，三麻子，揚毛毛等數十人。向來出沒江浙一帶，在各地打刼，屢次幸逃法網。田老二近來在上海聚雉妓鳳娟爲妾，住居梅白格路，改姓奚。昨日被捕房派包探鄧杏生，協同巡捕數名，前往捕捉，田老二竟欲抵抗，但也立刻擒住了。定下星期一，解公堂審問。

姓奚的照片，也載在報上。

那麼姓奚的，原來是大盜田老二了。我一點不曉得，眞當他是礦山上辦事的咧。我

做了強盜的小老婆，弄得報紙上也登載出來，叫我有什麼面目看附近的人呢？我對家裏的女僕也沒有臉了啊！我只是把報紙掩着面孔哭泣。

女僕雖把朝飯搬了出來，我竟沒有舉筷子的勇氣。從此以後，叫我怎樣呢？我再也不願做生意了；然而閑着總不能度日，昨天所拿的一百元之外，還有用剩的三四十元咧，在這銀錢未用完之前，我總要想定一個主意纔是啊！我正在呆想，那打鼓老三的老婆來了。

「呀！眞是飛來橫禍！今天朝晨，老三一看報，突然跳起來，忙向我說明一切。又曉得你不知怎樣担心着咧，所以打發我就來的；當眞那姓奚的，想不到是那種人啊！」

我正是沒有人可以和我商量，便對伊說：

「現在是無論說什麼也無用了！只好算是我的晦氣！我不過只想着以後怎麼過日子了。」

「是啊！這最要緊！我看還是且到了我家裏去，慢慢的商量罷！」

無論怎樣，我一定要離開這裏了；所以說：

「那麽，只好姑且再在府上叨光一下了！」

「儘不妨！從明天起，你就來罷！」

老三的老婆就同去了。我先歇去了女僕，找木器店衣服店等人，將家具和衣服，一齊變賣去，只留五六件必須穿的衣服。再把房子，叫人頂去。這許多錢，一起併起來，我手裏有了三百元光景咧。既有此數，暫時是不會窮了。

第二天，便搬到打鼓老三家裏去，仍舊住在那間閣樓上。打鼓老三夫婦，待人倒很親切，竟把我當做自己的女兒一樣看待着。

「你不可因着這種事，便落胆！一個人，决不會永遠是惡運接連着的。」

時時將我鼓勵着。

小素雲曾經拿了我的錢去，割斷關係；所以他面皮雖老，到底有些難爲情，從此沒有到打鼓老三家中來過，現在在漢口搭着班子咧。

我當時被小素雲帶到了這裏來，並不知道小素雲是個薄情男子，以為不久可成夫婦，只是很快樂的盼望着：所以住在牆壁很黑的閣樓上，也不覺得怎樣；但是此刻從奢華的生活，忽然變到如此，而且又是做過了強盜的小老婆，那裏可以見人，每天只是鬱鬱不樂。就是想到將來如何，也沒有適當的念頭想出來，不知不覺，已過二十多天了。

如此每天無事可做，只是虛度光陰，把種種的事情想着：那頤芳怎樣了呢？還是賣着報紙麼？他在報上見了我的事情，一定吃驚不小啊！繼母的眼病，好了沒有？恐怕無力醫治，不見得會就好罷！可憐啊！我若特地去探望，又顧着不要使繼母難為情，便沒有去；但是雖有怨恨，我到底是伊的媳婦，斷不能假做不知，一些不問的，還是去探望罷！並且我應當儘我的力量幹去！於是我打定主意，這一天就出去了。

單單曉得是寶裕里，却沒有打聽門牌；但是去尋覓時，也未必一定找不到，因此我到了東新橋，走進寶裕里，尋覓那差不多的人家；那知實在找不到，四面亂尋了一下，去問問一家老虎灶時，恰巧有一個手捧面盆的男子：

「姓顏的麽？不曉得！姓嚴的倒就在這裏過去第三家啊！是做什麽生意的？」

他捧着面盆，在那裏想。

「也沒有什麽生意；不過那家的小孩子，是賣報的。」

「這種生意，沒有聽得過；那麽你再走到前面，十字路口，向左轉灣，走過了五六家，另有一條小弄，到那邊去問問罷！大約在那邊了！」

他這麽一指點，我也不曉得能否找到，便過去尋了。到那邊看見一個皮匠，問他時，他答道：

「那是這裏走進去第五家！」

居然明白了。我一進小弄，見第五家門口，當眞一個「顏」字貼着；室內人聲很雜，一股布毛臭，由裏面直送出來。

二十六　紙錠灰

我一叫門，頓時有人聞聲開門，探出頭來一望，我以為是頌芳了，那知是個頭上插一只木梳年紀二十五六歲的女子。此人生得鼻低眼凸，很怪訝的對我看着：

「那一位？」

「這裏有一個叫顏頌芳的人麼？」

其時就有人推開那女子，趕將出來，此人竟就是頌芳。

「嗄！頌芳！」

「呀！嫂子！」

頌芳幾乎要向我身上撲上來。我一看他顏面，兩眼紅腫着。那頭上有木梳的女子，對我們二人呆看着，在那裏不明白。

「嫂子！你且進來！」

「那麼驚動了！」

進去一瞧，那裏頭有五六人聚在那裏，地上有一堆紙錠灰。

「這一位是親戚麼？」

「那是你來得正好！頌芳的母親，剛剛去世，所以我們在此忙着！」

兩個婦人這麽說。頌芳便道：

「嫂子！母親竟死了！」

他指指後面的房中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「吱呀！母親……」

我急忙趕到後面房內，見一張破床上，繼母長眠着。

「呀！想不到會有這種事！什麽時候死的呢？」

立在我背後的婦人，便過來說：

「此事還只有兩三點鐘咧。頌芳大聲呼喊，說：隔壁媽媽快來！我不知何事，趕來一看，纔知是他母親急病，叫我去請醫生，我就把弄口的葉先生請來，那知已經沒有脈了，一點也想不出法子咧。」

「這裏的顏媽媽，本來雖有眼病，身體倒還健啊！那裏知道竟會如此！這麼看來，人的身體，竟靠不住的！」

一個四十多歲的禿鬢婦人，手裏抱着一個小兒，這麼說着。

頌芳默然立在床前。

遲了遲了！我爲什麼不早些來呢？只要昨天來了，還可以會得到伊，會面之後，伊定有許多話要講的，我也自然很有許多話要講。昔日之怨恨，一齊忘去，可以互相一笑了；不料緣分薄到如此！最慘的，當然是頌芳，落魄到這麼地步，只剩母子二人，正在吃苦，還要失了他的母親，何等的悲傷啊！我想起我自己從前在上海父親死的時候，更覺得頌芳可憐得了不得。

「頌芳！你心裏必須放寬些！哭着做什麼？快些出去預備後事啊！死了人，買棺材要緊。錢，我這裏有。」

我給了他五張十元的鈔票，頌芳大喜，拭着眼淚出去了。那些隣人們都說：「你來

了，我們放心得多咧。頌芳一個人，叫他那裏弄得下呢？」

「不錯！這種時候，大人尚且還不明白要怎麼辦纔好咧！」

我殷勤謝道：

「實在對不起你們諸位！多謝多謝！你們自己家裏還有事咧，不妨囘去罷！」

「那麼我們走了；如果有什麼事，隨便幾時，可以來叫我們的，晚上總要來陪夜咧！」

隣人們都囘去了。

我立在靈前，對死者呆呆看了一下。暗想：這是從前何等有身分的一位夫人，大家何等尊敬伊；那知在這髒汚的貧民窟中，連藥也沒有吃，就死了。想起來，世事眞同春夢咧，我不禁淚如雨下。

頌芳囘來了。單單我與頌芳二人，到底還不能辦事；便託人去把打鼓老三請來，老三夫婦一到，究竟是有年紀的人了，什麼事都很想得到，一一無遺漏的指揮着，第二天下午，就此入殮。

二十七　珍奇的人

從此以後，頌芳非由我接領了去照顧他不可。旣經是他稱我爲嫂，我呼他爲叔，就不能拋棄不顧。於是想到最好開一個小小的店舖，拿來二人度日子罷！與打鼓老三夫婦一商談，便在西門左近去開一爿點心店，頌芳自天幫着做做店裏的事，夜裏還出去念書，這種生意雖是外行的，店中客人倒也不斷，我二人的生活上，不必担心了。

頌芳對我很親熱，眞同同胞姊姊一般，什麼話都肯向我直說的：我也當他自己的兄弟看待，不對的地方要訓斥的，我雖失了胞弟琴生，差不多又得了一個弟弟咧。

吃客大半的是學生，別種人也有，不過不很多罷了。我已往數年間，只是在黑暗的地方，做着汚賤的職業，現在規規矩矩做起生意來，心頭何等的舒適啊！就是起早起，也覺得很高興。

我在客人囘去後，收拾收拾桌上時，那赴虹口去的頌芳，喘喘的趕囘來了。

「頌芳！做什麽？你莫非和人家爭鬧過的麽？」

頌芳就坐將下來。

「沒有與人爭鬧！不過突然遇見了過分珍奇的人，趕緊想回來通知嫂子……」

過分珍奇的人，是誰呢？我心中一時想不出。

「遇見的誰？是家鄉的人麽？」

「自然是家鄉的人！嫂子！你別吃驚！我遇到的哥哥啊！」

「呀！哥哥？是頌棠麽？」

我驚得幾乎要倒下來。

「是的。我正想乘電車時，要走到虹口小菜場那邊去等候，不料前面車子上，來一位穿洋裝的體面紳士，一看見我，便命停車。他說：你不是頌芳麽？我其時還不認得他，單說：我是叫頌芳，不知道你貴姓。這紳士微微一笑，說道：你忘了麽？我是頌棠，就是你哥哥啊！於是我悲喜交集，拖住哥哥的手不放了。」

頌芳說到這裏，打斷了話，旁邊拿起茶壺來，倒了半杯茶，一口喝乾。我便急急拉拉他衣服道：

「那麼後來怎樣？就此分離了麼？」

「後來哥哥從車上下來。說：你跟我來！領我到一家西菜館的樓上，便問我：怎樣到上海來的？母親還在杭州麼？我就把杭州怎樣破產，到了上海，母親忽患眼病，後來突然死去，嫂子此刻在西門等話，一件件詳細說了一遍。哥哥大驚，說道：我是爲着嘉章纔出來的，不料反而弄糟了。此刻我本來就可以跟你去看鳳娟，不過今天有重要的集會，不能分身，明天朝晨，一定去了。你回去向伊先說明一聲罷！」

「哥哥要來麼？那麼他現在在上海做些什麼事？」

「自從杭州出來了，在香港住了一年多，後來赴爪哇去，與一個熟識的外國人，在那邊做販賣機器的生意，大獲其利，現在在中國也設分行，哥哥是專任經營中國分行的事，在四五天前回到上海的咧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那是神氣一定很體面了。」

頌芳非常得意，

「自然很體面，留着小鬚，胸口掛了金錶鍊，他叫我時，我真不曉得是誰啊！明天嫂子見了，一定也不認得的。」

「當眞如此麼？」

二人正在談話時，有兩個學生模樣的客人來了。二人似都已醉着。

「王成達！如何？方纔在我旁邊，不是有個獨自喝酒的人麼？」

「是那頭髮分得很有光澤的麼？打扮非常時髦啊！」

「是此人！此人是個英國留學生，現在在賢良女學校教授英文，近來聽說娶了一個富家的女公子了！」

「不錯！這是叫人羨慕的事！」

「但是他在學生時代，寄宿在某姓家中，曾經與那家的女兒私通，並且山盟海誓，

說：將來畢業後，可以娶伊為妻。」

「豔福不小啊！」

「然而他到外國去留學了。此刻回來後，連消息也不給這女子，便與富家女兒結婚，因此從前那女子知道了，很怨他薄情，竟鬧到他家中去咧。」

「這種人可以做女學校的教師麼？奇怪……！」

「我要回去了！」

「那麼明天在校中再見罷！」

那王成達付了帳，二人一出門，向南北分道而去。

淡淡的燈光下，我與頌芳相對吃夜飯，吃完了夜飯，頌芳往校中去了。

夜裏雖有二三客人，一回兒也就沒事了。

二十八　冷風

我坐在燈下，細細兒想着明天的事，非常担心。無論有人怎樣說，我到底是頌棠之妻。在這五六年很長的歲月內，我究竟不能忘掉我丈夫。這可愛的丈夫，一向憶念着的丈夫，我一想到明天可以會面，眞喜得要跳起來咧；然而我已經不是以前的鳳娟了。是骯汚的身體，是失去婦道的身體了。用什麼臉去會見他呢？他是個情極深的人，把什麼話都向他一直說，求他恕罪，他一定肯寬恕的；但是如此辦法，我心裏到底不安，他雖肯饒我，我良心一定不饒我的，卽使做了乞丐，只要是潔白的身體，我也不用等候到明天，今夜就可以到他旅館中去訪他了。此刻怎麼行呢？方纔那兩個學生的話，恰與我相反，我雖不同那寓所中的女兒一般是私自結識，我是父母許可的正當夫婦，竟不能會面了！最好是我躱在什麼他不覺得的地方，偸看看他的臉，不行不行！只要我心的深處，當他丈夫就得了。一見面是撇不掉的，趁今夜快些逃避罷！從此以後，我把眼淚送這麼半世罷！頌芳自然會由他領去。這麼一來，這孩子也是幸福了。旣是不能會面，還是不給我知道頌棠在上海的好。唉！爲什麼會這麼巧呢？我咬着牙子，痛哭一回。然後寫一封

信，留給頌棠，無非是懺悔自身和囑託頌芳罷了。

十點鐘光景，頌芳從校中回來了。把書包放在桌上：

「哥哥明天不知什麼時候來啊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一定在七點鐘之前，會來的，待我早些起身，打掃打掃罷！」

「很好！」

「與哥哥在一起後，嫂子就不用担心什麼了！」

我聽了這話，非常傷心。

「不錯！你也從此把哥哥當做尊長，什麼也不要違背哥哥的話，好好用功，將來和哥哥一樣，成一個偉大人物纔是。」

說話那裏說得完，我與頌芳談話，只有今夜了，明天朝晨，他曉得我逃去了，不知怎麼吃驚咧！頌棠會當我是個可憐的人麼？我想到這裏，難過得胸都要破裂咧。

「頌芳！你睡罷！」

「是了！」

我與頌芳二人收拾了店，便各自上床去睡，頌芳一回兒就有鼻息了。

我暗暗從床上起來，將方纔寫的信，放在桌上，又當心頌芳不要驚醒。

兩足輕輕走出去，開了大門，一到門外，冷風拂面而來。其時鐘上正打一點。

到了街上，也沒有往那裏去的目的。若是到打鼓老三家中，那是頌芳就會曉得。倒不如且在客棧中宿一宵再說。信步走去，已到城裏九畝地，前面有車夫拖着一輛空車過來。

「車子要不要？」

他跟着我走，勸我坐車。

「有租界照會麼？」

我一開口，他就立定。

「有的！到那裏？」

他問我到那裏，我一時竟回答不出。

「愛多亞路……」

信口亂說了。

「好的！」

車夫放下車來，我也不講價錢，就此上車，車夫便把車子拉着走了。

那頌棠的事，頌芳的事，我一時不會忘掉，宛如一樣極重的東西，壓在頭上，眼淚只是掛下來。抬頭看時，天空中的星，差不多像撒滿的沙一般，在那裏閃閃發光。

我也不覺得經過些什麼地方，車子已經到了愛多亞路了。

「愛多亞路到了！在那一段呢？」

「就是此地好了！我可以下了車，自己走過去的。」

「不妨拉到弄口啊！」

不着！沒有多少路了。」

我下了車，給了車夫一個雙角子。

「不要你找了！」

車夫一定以爲還是一個怪女子，對我看看，就此去了。

我暫時呆立了一下。怕不要被巡捕來盤問我，便向東面走過去。

走了一段，見一帶都是低矮的門面，門口各有一盞燈，上面都寫着某某旅館等字樣。這種小客棧的滋味，我倒沒有嘗過。其時時候已經不早，一家家門都掩着了。我若叩門進去，一定可以留我的，只消有空的房間。若是頌棠要尋我，在這種地方，到底尋不到了。決計宿在此地罷！一推門，

「有人麽？」

走進去時，只見一張舊桌子上，有一盞遮着報紙的洋燈。一個老頭子，在那裏寫賬，聽得了我的聲音，便抬頭從眼鏡上邊射出視線來看我。

二十九 方匣

老頭兒對我看了一下，將身體旋過來：

「請坐請坐！有什麽貴幹？」

他看了我的神氣，「不當我是個客人罷？

「不是的！我打算問問有沒有空房間？要想宿一宵！」

「是啊！」

老頭兒臉色很意外，把手中的筆放下來：

「那麽請進來！」

老頭兒又對我背後望望：

「你一個人麽？沒有人一起來麽？還有人停一下另外來麽？」

「不！我只有一個人！并且我要獨自一間房間的！」

「獨自一間房間，要四角錢！」

我便摸出五個角子來，放在桌上，說：一角錢算了酒錢罷！老頭兒就當我是個好客人，自己立起來，領我到後面一間小房間內。

雖稱爲房間，其實像一只方匣。上面有閣樓，所以很低。除一扇門以外，也沒有窗，四面都用報紙糊着，帳子上被香烟燒破的小孔，很多很多。

老頭兒把手中的臘燭火放下來，將桌上的美孚燈點了火，然後打算出去了：

「你睡的時候，把燈熄了罷！時候不早，可以睡了！」

說完，就出去了。

我對床上看時，見有一條極薄的被頭，也說不出他原來是什麽顏色了。只得勉強睡下去；但是總也睡不着。

一回兒隔壁一間房內的門開了，有兩三個人進來的聲音，也有女人的聲音。

「方纔那一家，眞叫人生氣啊！」

「就是那民和里的末了一家麼？」

「是啊！起初不講價錢，一只兩只的叫人家唱，聽完了在樓上只拋下一角錢來，這是那裏的話呢？」

「不錯！那又不是什麼公館牆門，也和我們一樣，是靠身體吃飯的啊！」

「所以無怪金狗要駡人，把角子投在那個小姑娘臉上，弄得鬧起來了。」

「我在此時，自然要說：早知你們拿不出錢，倒不如我們來給你們幾個聽錢罷！」

「你沒有看見！樓上還有一個大少爺，躲在幾個女人背後笑着。」

聽了這談話的口氣，大概是在弄內唱小調討錢的人，有些像喝醉了。後來我也漸漸睡熟咧。

不知怎樣的只是做夢。地方像在蘇州我從前做着的妓院中。我好像正在喝酒，忽然頌棠推門進來，問我「爲什麼喝酒？把杯子拿來！」他從我手中奪杯子時，一看他的臉，忽然又變了：變成小素雲，懷中取出一把鋼刀來，要殺我，我逃出來，走到外面，小

素雲追着，地方又變了上海那野鷄堂子，我正想逃到小梅的房中時，小素雲已經追到，在我背後就此一刀，我哎呀一聲；不料被我自己的聲音驚醒，一看，天已亮了，我混身冷汗。

人是醒了，似乎身上有些寒熱，總也無力起來，隔壁室內，睡得很寂然。

我此後到那裏去呢？還是到什麽荐頭店裏，去在人家做做女僕罷！我老老實實的勞動，無論何種人家，也決沒有做不成的。那麽今天且休息一天身體，從明天起，去尋覓吃飯地方罷！我橫在床上，又想了一下過去的事，隔壁室內似乎有人醒了，有咳嗽聲，吐痰聲。

我的房門忽然有人推開，不知什麽人進來了。抬頭看時，見床前立一個從沒見過的老婦。這老婦，大概是這裏的主婦，我昨夜來得太遲，伊已經睡了，所以沒有遇見麽？

「醒了麽？要吃什麽東西麽？」

我便坐起來：

「一點不想吃什麼！今天身體有些不快！」

老婦便坐在床沿上。

「那不行啊！要吃什麼藥麼？」

「倒也不消！就會好的，不用担心。」

「那麼你若要吃飯，或者到外面去叫來，或者我們這裏弄，都可以的。你關照一聲便了。」

「此刻不要！停一下再說！」

「隨便什麼時候都不要緊，你吩咐便了！你要揩面時，可以到客堂裏去揩！」

老婦去後，我便起來，到外面一看，正有兩個很髒的男子，在那裏洗面。一看見我，便低聲說着什麼，回進去了。

我過去一看，桌上有兩只木面盆，手巾已成灰色，摸上去有些發粘了，地上有一鉛桶熱水，雖覺得很髒，又不能不洗，只好洗了回到房中去。

三十　木器店

主婦進來摺疊被頭後：

「此刻覺得好一些麼？」

伊又把提進來的茶壺斟茶給我。

「多謝你！現在好了！」

「那就很好！大小姐！照我看來：你的樣子，決不是住在我們這種地方的人。其中必定有什麼緣故啊？」

聽伊很親密的問着。我纔想到女人到底容易向女人表同情的。現在我已孑然一身，沒有誰可以和我商量了。此時一聽得這老婆子的說話，何等的使我得力啊！

「也沒有什麼緣故！我是上海附近的鄉下人。只因家裏有些事情，不能安居，所以想到上海來幫人家，昨天才動身到此地的；不過一到這裏，也不曉得應當去託什麼人，

上海的情形又不熟，因此我正把此事躊躇着：」

我雖不應該說謊話，但是老話說：逢人須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我又不曉得伊是個什麼心？因此這麽說着。

「原來如此！我想：像你這種人，若是要出去幫人家，那是一定很有人家要你的。不錯！我倒想起一家人家來了！巧極巧極！不知道你願意去不願意去？」

「暖！當眞有相當的人家麽？」

在這老婆子口中，說出恰巧有相當的人家來，不是很意外麽？想到這裏，幾乎要使我疑惑咧！

「這件事情，不是直接託我的。我的弟弟，在十六舖開着木器店。那一家人家，是託我弟弟的。四五天前，弟弟到這裏來，已經談起過的。你若肯去，他們一定很歡迎你！」

「媽媽！那一家人家，是做什麼生意的？你曉得麽？」

「詳細是我不曉得！聽說住在城裏，主人是做官的。」

「那麼我就求你荐去，行不行？」

「可以可以！你若無事，今天就去走一趟也行！我弟弟的地方，是十六鋪南，裏馬路，三百六十三號，一間趙仁興木器店，就可以曉得的。」

「那麼我等一下就去，只消說由這裏介紹去的就行麼？」

「不錯！你一說由我荐去的，他必定會一切很道地的照料你！」

我雖身上有些寒熱，還有些頭痛；但是一聽得有絕好機會，就無論如何，要去撞撞再說了。我叫了些點心一吃，臨行時，給一元與老婆子，算是點心錢，叫伊不要找了。老婆子只肯拿點心錢，其餘要推還，我強塞在伊懷中的。乘電車到十六鋪，在裏馬路一問門牌，果然就找到那家木器店。門口是兩開間，堆滿的是桌椅床榻等種種東西。帳桌旁，坐一個四五六十歲的麻面男子。此人是主人，就是那老婆子的兄弟麼？心裏這麼一想，果然覺得面孔很像那老婆子。

「借光！」

麻面的主人，當是買東西的人來了，便立起來。

「要買什麼東西？」

「請問這裏的主人是那一位？」

「就是我！不曉得有什麼事？」

他很怪訝的臉色，對我凝視着。

「我是愛多亞路長安旅館裏來的，那邊的老班娘娘荐我過來，要求你轉荐，我是打算去充女僕，所以特地來的。」

那麻面主人把頭亂點。

「原來如此！你願意去麼？那麼且請裏面來啊！」

我走進去時，主人的老婆也出來招呼，主人忙向老婆說：

「這是愛多亞路姊姊那邊介紹來的，說是願充女僕。」

「嘎！這位姑娘前去，他們一定很合意的。姑娘！他們是主人夫妻二人，還有兩個小孩子，夫人是常有病的。所以要一個年紀二十多歲，性情溫和的女僕，做做廚下的事，有暇，再領領小孩，事情不過這一點。你若肯去，再好也沒有了；不過很吃苦的，你願意麼？」

「吃苦的有什麼要緊！那麼費心罷！」

「夫妻二人，都是極好的，只消你不嫌辛苦，我勸也要勸你去的。那麼此刻我就陪你去罷！」

「對不起了！」

主人臨行，又對老婆說：

「我去了！你看着店罷！」

老婆拿帽子給主人戴了，我跟着主人一同出去，

小東門內，走到一家牆門口，上面有一盞白殼大電燈。

「到了，是這一家！」

說着，走進去，我便跟了進去。

三十一　女僕生活

推門進去後，出來一個看門的，他就替我們去通報。等他出來時，便領我們進去，我同木器店老班，跟在他背後，走到第四進的樓下。是一間精雅的屋子：壁上掛些名人的字畫。桌上正中，供一個大花瓶，瓶內裝滿着各種開放的花，旁邊一個香烟灰的小缸。這裏大約是女主人會客的地方。

籐椅子上：襯了絨毯，靠着一位婦人，臉色蒼白，眼目細小，似乎是有病的樣子，年約三十一二歲，這定是夫人了！

「夫人！前天說過的要一個女僕，現在找到了一個相當的女子，所以帶伊來了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！好極好極！辛苦你了！那麽伊叫什麽名兒？」

我殷懃行禮。

「我叫鳳娟！向在鄉下的，什麽也不懂，倘有什麽不到之處，請夫人只管訓斥便了！」

「不打緊！我實在是個很討手脚的人，自己旣有病，小孩子又多，你一定吃苦的！且忍耐着做一下罷！」

「說那裏話來！我最愛小孩兒，有什麽吃苦呢？」

於是這一天就把我雇定，木器店裏老班也囘去了。夫人就將我所天天要做的事，一一指點我。

在未雇到人以前，有一個親戚人家乳母的妹子代替着，此人領了小孩子，不知往那裏去了。後來囘來咧，見小孩子：一個是八歲光景的女孩子，一個是五歲光景的男孩子。看見了我這生人，那女孩子，便躲在婦人背後，由母親肩上偷看我。

那親戚人家乳母的妹子，名叫阿巧，年約十八九歲，是個很有趣的小姑娘。在廚下

吃晝飯時，伊便把這裏主人的話，種種的說給我聽。

主人是某署的第二科科長，最愛吃酒，聽說常在花柳場小走走的。那夫人嫉妬心極厲害，夫妻常常反目。夫人的母家，就在霞飛路，夫人兩三天總要回去一趟，其時必須去接伊回來。

下午五點多鐘，包車停在門外，主人回來了。夫人小兒等都很歡迎他；阿巧正在洗衣服，也揩乾了手，出來忙替主人更換衣服。

主人似乎比夫人要大這麼五歲年紀，鼻子極大，滿面紅點，身材恰與夫人相反，非常肥大，不過不很高。開出口來，是天津口音。

「這女用人，是木器店裏老班荐來的，叫做鳳娟！

夫人把我向主人介紹。

「嘎！來了麼？」

◎　◎　◎

第二天，阿巧回到伊姊姊那邊去了，主人乘着包車赴署中去，女孩子到學校中去上課，我吃完了點心，便看守一個叫二官的男小孩子。

這麼過了十天工夫，太平無事。主人雖是常常喝醉了回來，但是並沒有阿巧所說那麼反目的話。夫人曾有一次，領了小孩子們，到永安公司去買東西，我也同去的。此外不很出去，大概躲在家裏看看書，也是有病的緣故罷？

那看門人，叫做老黃，是主人的同鄉，從北邊帶來的。現在與同居的鄭姓合雇着，外面的事都由他一人對付。

有一天午後，丈人回霞飛路的母家去了，帶了兩個小孩子，一起去的。主人到平日回家的時候，還是不回來，直到電燈也很亮了，我們已吃完夜飯，老黃有事到匯山碼頭去，我一個人在那裏看家。我想：那時常來玩玩的阿巧，倘使過來談談，豈不好呢？

八點鐘光景，主人回來了。醉得很厲害，一下車，搖搖擺擺的進來，一看見我去扶他：

「鳳娟！你一個人在家麼？夫人那裏去了？」

「是的！夫人到霞飛路去呢！大概也快回來了。」

主人低頭想了一想。

「不錯不錯！」

說完，往裏面去咧。

我弄好了茶，送到裏頭去，幫主人換好了衣服，我便代替着夫人每天的事，把主人換下來的衣服，一一摺好。

主人其時已坐下來，抽屜內取出香烟，拿一根點着火吸着。

我正要收拾，打算走出去時，

「鳳娟！還有事咧！」

他把我喚住了。

「是了！」

我一立定，便回轉頭去。

三十二　醋

主人口中噴出酒氣來，斜着眼睛對我看了一下。

「你立着不便說話的，還是坐下來講罷！」

夫人既不在家，連小孩子也沒有一個在旁邊，叫我要獨自在主人身旁，似乎覺得很不安；然而主人的說話，又不能違背，我只得很不好意思的坐下來，低着頭不做聲。主人身體搖搖不定，用右手撐着：

「你不要如此遠遠的離開着！快些過來一點！我本來老早有話要和你講了，只因沒有好機會。這個……鳳娟……」

主人說時，把椅子漸漸移近；我退又不能退。

「自從你一到這裏，我就覺得：你有了這麼副美麗的容貌，要充女僕，未免可惜！

一個美人葬身在廚下，可憐極了！這是當眞的話。一點不是說謊，因此：：只消你自己願意，如何？可以使你另外做起人家來，一切由我來照應你，無論你要怎樣，都可以辦得到的：：」

他好好的有夫人，而且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。雖今天是喝醉了酒，他要調戲女僕，到底太失去了自己的身分了罷！我又是吃驚，又是生氣，且默默然聽着。

「我今天喝醉了與你說話，你或者以爲是戲言；其實决不是戲言。你看怎樣？好好答應了我罷！」

「老爺說笑話了！」

我笑着立將起來咧。

他把我衣角一把拉住。

「且慢！再坐一下！」

「老爺！你放了我罷！」

我彈簧似的逼去；不料我的背後，不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，那夫人直立在那裏。平日很蒼白的臉，此刻益發蒼白，對我們二人怒目而視。

「噢！夫人回來了麼？」

我慌忙行禮。

「回來了便怎樣？」

含着針似的說着。主人故意做得若無其事，搔搔頭：

「今天回來得遲了！」

「不見得！恐怕是回來得太早，叫你不舒服了！對不起得很！」

「喂！你怎麼說出這些令人不解的說話來啊？」

「我說的話，你自然不能明白！因爲不能明白，所以你要一與女僕去鬧出這種勾當來了！」

夫人又厲聲說：

「你也太不想想自己的身分了！我偶然出去這麼一趟，你便做出這種事來，你沒想到自己的體面麼？」

夫人眼中，已經流着淚珠了。我在打鼓老三家裏時見小素雲的老婆，這麼鬧過一下的。但是那時節，我也有弱點，無論怎樣說法，伊確是很有理。這一次就不同，我心頭沒有絲毫黑暗之雲霧，要來疑惑我，我怎麼不寃呢？

「夫人！連我也疑着麼……」

我話還沒有說完，夫人便打斷我的話頭：

「好了！我也不願聽你的辦論！外面去！這裏用不着你！」

主人大概此時很難爲情了，便積在榻上，裝做睡着。我想：在這種時候，什麼話也不會入夫人之耳的；所以我退到廚下，去收拾一切。其時老黃從外面回來了，裏頭還有夫人的聲音。我十點鐘上了床，心裏總覺難過，到兩點鐘仍舊睡不着。

第二天，我端面水進去，叫夫人時，夫人轉過頭去，不來理我。主人全然像忘去昨

夜與我胡纏的事，臉上很規規矩矩的吃了點心，然後上署中去，夫人也不與他說話。

正午略爲不到一點，夫人的母親，送兩個小孩子來了。吃了晝飯，老太太回去時，恨恨的對我瞧了一眼，一定夫人說過我是惡人了。這夫人猜疑之心，未免太重咧！

從此以後，夫人只是對我發脾氣，還隨便借着什麽事，隱隱駡我，使我難受，無非說我恩將仇報，連畜生都不如。

我無論怎樣的辨，總難解釋夫人之疑。夫人既如此恨我，我决不願再在這裏，還是到介紹來的木器店去，向他說明了原由，就此歇了罷！所以在出了這件事情後的第三天晚上，我便出城去了。

好容易有吃飯的地方了；那知會弄出這種事情來。我的運命，怎樣壞到如此呢？我一壁想着，兩足竟遲遲不前，且想且走；忽然背後閃來一輛摩托車，我急忙避開時，身體已被彈出去，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省了。

三十三　博愛醫院

我宛如從睡夢中醒來一般，睜開眼睛，見我自己的身體，橫在一張鐵床上，上面遮蓋着白色的絨毯，桌上有兩個藥水瓶，前面是光線很亮的玻璃窗。瞧見穿白衣服的看護婦，在窗外走廊中行走着；這裏像是醫院咧！我怎樣會到這種地方來的呢？

我一翻個身，對旁邊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豈料頌芳坐在椅子上咧！

「吓！頌芳！」

我打算爬起來時；無奈一陣頭暈，仍舊倒在枕上了。

「嫂子！你且鎮靜些纔是！」

頌芳走近床前，把將要落到地上去的絨毯重新替我蓋蓋好。

我便想像到：我是從城內那公館中出來，走到城外，一時不及躲避摩托車，被摩托車撞傷了，送到醫院中來的；不過就算是如此的，那麼那頌芳何以會到這醫院中來？我實在很難明白，頌芳既經會在此，那是我的事情，連我丈夫頌棠也曉得了麼？這便怎麼處呢？我一時心裏很難過。

頭腦宛如麻痺着一般，略爲想想念頭，便像有錐刺着，非常苦楚。無論怎樣，要想早些向頌芳打聽：我是怎樣送到這醫院中來的？頌棠現在怎樣了？頌芳一定什麽都知道的啊！

「頌芳！我怎麽樣會到這醫院中來的啊？」

「這些事情，我將來總會對你說的，此刻你且什麽也不要打聽，安靜些的睡着罷！院長關照說：刺激腦子是不行的！」

「你別這麽敷衍我，千萬說給我聽罷！你若不說，我反而擔心啊！」

頌芳似乎很爲難，微微嘆息：

「那麽只好向你說了！不過萬一傷了腦，那眞不得了啊！」

「决不會有這種事的，快些說罷！」

我強要他說時，頌芳只得吞吞吐吐的說出來了：

我在西門那點心店裏逃出來時，頌芳正熟睡着，什麽也沒有知道，到第二天，他不

見了我的人影，便大大吃驚，向四面一看，方始瞧見我留給頌棠的書信，他一拿了信，便不等頌棠趕來，自己先趕到頌棠那邊去了。頌棠看了我的信，便兄弟二人，只是把我找尋。凡是熟識的人家，都去問過，也曾報過捕房，足足尋覓了兩天工夫，總不能曉得我的所在，於是頌棠把兄弟領去送他入某中學校肄業，頌棠也不住旅館了，在公司附近的地方，租了一所房屋，因爲家裏沒有女眷就雇了一個老媽子，與頌芳三個人度日着。

昨夜，忽然從這裏醫院中，打電話到頌棠家中。頌芳去一聽，原來打電話的是頌棠，叫頌芳快些來。

醫院中叫頌芳快去，這是什麼事呢？難道頌棠生了什麼急病了麼？那又怎麼自己會打電話呢？奇了！實在不明白！頌芳只得雇了車子，趕緊到民國路的博愛醫院——就是這醫院中。

由看護婦領了，到病室中一看，見我如死人一般，躺在床上，周圍有兩個醫生，三個看護婦立在那裏，頌棠也很擔心的在旁邊。頌芳見事出意外，便很吃驚的問哥哥。原

來這一夜，頌棠有生意上的事，乘摩托車到南市去的，忽然中途中撞倒了一個婦人，慌忙從摩托車上跳下去，扶起看時，已經人事不省了，便與開車的一同抱我上車，就送到一位熟朋友所辦的這醫院中來，到了這醫院中，在電燈光下細看，方知是我。因此非常驚異，在治療中，忙將頌芳叫來了。

我倒在地上時，腦受傷極重，所以一時人事不省；但是院長說：決沒有性命出入。所以頌棠也很安心，看守到天明時，便關照頌芳說：今天我有重大事件，不能不到無錫去一次，今夜或者來不及趕回來，明天上午是一定可以來了。若是有什麼變動，你打電報通知我罷！又把無錫的地址，寫了給頌芳的。「並且嫂子，院長的意思：只有腦部受着傷，身體上沒有什麼；能夠把腦部好好養一下，二三天內，就會好的。」

他又補足了這幾句。我是爲着要避開頌棠，所以從西門那邊逃出來的，不料仍舊會被頌棠的摩托車撞到，送到這醫院中來，眞是奇怪的緣分了。

「原來是如此的！累你也很擔心。對不起得很！」

「那有這種事，我爲了嫂子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！哥哥也讀了你的信，垂淚說：使伊這麼吃苦，全是我的罪。他此刻臨行，還說：我非使鳳娟早些痊愈不可，好了就由院中搬到我家裏去住，從此夫婦兄弟，一同快樂度日了。嫂子！你快些起床罷！」

「原來你哥哥是這樣說的麼？」

「是！」

我一陣喜歡，不禁催下幾點眼淚來。

「嫂子！怎麼樣？」

頌芳慌忙趕到床前，對我臉上看着。

三十四　夜遁

一回兒院長帶了看護婦，過來診察了。診察完畢後，關照必須靜養！然後去了。

我聽了頌芳的話，覺得頌棠的話很能感動我，他肯赦了我的罪，仍舊與我做夫妻，

這是何等重情的人啊！然而，這髒汚的我，怎樣去僟這說話甜如蜜的頌棠之妻呢？當初潔白淸淨的鳳娟，已經死去；現在這身體，是汚穢的死骸了。他那情重的話，我越聽，越覺得沒有面孔對他。我心的深處，永遠不會忘却頌棠，實在也不能忘掉，就可以滿足了，此外不想再希望什麼咧。這醜惡的死骸，葬在黑暗的世界背後好了。

旣是如此，那麼不可不從這醫院中逃出去。到頌棠一回來，他是個多情的人，我一見他，必致總也離不開他。無論如何，非在他未回來以前，逃出這病院不可；然而紙有頌芳在旁，院中人又極多，那裏可以使我這病人逃出去呢？

我閉着眼睛在那裏想，時時把眼睛開了一條細縫。見頌芳已當我睡着，正熱心在那裏看書了。

看護婦送牛乳進來，我喝牛乳時，看護婦與頌芳談話，頌芳問伊院中每天有多少人來看病？多少人住院？二人正在談話，只見窗外有人走過：一個男病人，兩只眼睛用繃布紮沒，由看護婦攜手行走；還有一個面部浮腫的婦人，也拿着藥瓶過去。我一見這些

人，心裏好不難受啊！只得旋過身去睡了。

時間漸漸經過，到了夜裏，頌棠倒不回來，我只是擔心，想要早些逃走，怎奈機會也沒有，後來鐘鳴九下了。

「頌芳！你睡罷！昨夜不是沒有好好兒睡麽？」

「不妨，我一點不想睡。嫂子！你舒舒服服睡罷！」

「我很想睡了。現在我已經沒有什麽要緊，你也不用擔心，好好睡罷！明天朝晨，你哥哥也可以回來了，此刻休息一下再說罷！」

「是的！哥哥明天一定回來的。……那麽我睡了！有事時，不妨喚我！」

「是了！有什麽事情，自然會喚你的！」

頌芳將旁邊一張小舖，舖舖好，便睡了。只因上夜疲勞過度，到底一刻兒就鼻息如雷了。

從前在西門時，我逃出來，是乘着頌芳的熟睡，現在又要照樣再來一遍，不知是什

麼命運啊！

我想逃走了。坐起身來，覺得頭很重，動不動，再在枕上伏了一下。一想：這到底不能遲延，便自己鼓勵着自己，好容易從床上下來，足聲極輕的走出室外，吊在闌干上下樓去，再當心着不要被什麼人詰問。實在衰弱極了，兩足的運用很不能如自己之意。走到大門口，手摸到門上一看，好極！幸虧沒有下鎖，將門拉開，身體到了門外去了。

門是出了，到那裏去呢？這種神氣，又不能到客棧裏去的；就是可以去，人家也要當我是怪物了。那麼還是到從前愛多亞路那家小客棧長安旅館裏去罷！那邊一定肯留我。那老婦，是個很要好的人。總之且到那邊，今夜宿一宵再說。便雇一輛車子，趕到那邊去。那老班娘娘，正坐在帳台旁，一見我，大吃一驚。

「吓！你做什麼？快些進來啊！」

我便進去：

「前天承蒙你老人家的力量，居然一說就成功，我還沒來道謝啊……」

「不是這種話！今天我那兄弟趕來，說你昨夜從那公館中出來，不知往那裏去了！這是公館中特地去通知他的，我正很担心着，你到底是怎麽一回事？」

伊既這麽很親切的說着，我似乎不應該瞞伊，倒不如將往事一一說明了罷！

「媽媽！我非向你謝罪不可！」

我這一句意外的話，伊聽得怪訝起來：

「什麽謝罪？我不明白啊！」

「是的！前天我說是鄉下來的，實在是謊話，此刻見你如此待我，我覺得是不應該說謊了，請你恕我！我重新把我的歷史說給你聽罷！」

其時幸虧沒有第二人在旁邊，我就把：父親帶了我與弟弟，一同遷居上海，後來父親弟弟，先後死去，被人賣在蘇州妓院中，又經過種種波折，方始那一夜到此住宿，前夜途中被摩托車撞倒，送入醫院之中，車中主人，就是我以前的丈夫。一齊說完後：

「因爲如此，所以從醫院中逃出來的。今夜只好再在此討厭一夜了……」

老婦聽了我的話也掛下淚來：

「想不到你年紀輕輕，受過這些困苦，這裏你如果不嫌髒，只管住着好了！明天我再與弟弟商量了，另想別法罷！」

於是我又住在從前那一間房內。

三十五　償罪

到了第二天朝晨，老班娘娘到十六舖木器店裏伊弟弟那裏去了。歇了一回，姊弟二人過來，伊弟弟對我說：

「自從你失蹤以來，我非常的担心；幸虧此刻安然得見你的面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那公館裏的主人，竟想不到他是這種人，我方纔一聽姊姊的話，很爲吃驚。不料我介紹你到了那種可怕的地方去，累你不淺，我應當再行替你另想別法，算是報答你罷！」

這木器店裏老班，看他不出，倒是一位很有俠氣的人。他對於我的將來，非常熱心，一切替我商量着，他的意思：在五馬路，有一家熟識的化妝品店。那店中，是專做批發生意的，本在招人售賣，可以將貨色先借給我，賣來還錢。問我高興不高興出去專做向人家兜售化妝品的生意？我一想：無論如何，總不能坐吃，便一切託他了。到明日，這件事情就談成功了，當眞去做售賣化妝品的女掮客咧

身體還沒完全痊愈，我住在他們旅館內，還要閑着不做事，未免太對不起人。只好忍着身上的痛，提着重的東西，到各處弄內去售賣。這倒總算很好，第一天做生意，東西已賣去二元光景。這一來便更爲高興，從此天天做，到夜裏才回來，客棧裏的主人夫婦和木器店主人，都很歡喜。

有一天，在新馬路繞了一下回來，走過某教堂門口，見有許多人立着，我也無心的立定了。

裏面高高的壇上，正立着一位老人：白鬚垂到胸際，身上穿着寬大的衣服，口說手

指，在那裏說教。幾百個聽講的信者，靜悄悄連咳嗽聲音也沒有一些。老人的聲音，細雖細，頗有底力，響到可以傳達戶外。

所講的詳細，那是我起初沒有聽，所以不能十分明瞭。總之是有罪的人，不可不去償這一點罪，並且如果做了在世上有益的事，上帝也會赦他罪的。

白鬚老人的話，很使我胸中感動；宛如上帝正在那裏命令我啊！我一聽之後，覺得非償這罪不可，非做世上有益的事不可。我若然就此死去，就差不多負了更重的罪而死，罪要比原有的大幾倍，那是在上帝面前，沒有話說的。

從此以後，我就以爲：我的身體，乃是要在世上做有益之事的重要身體。凡是頹棠的事，或是頹芳的事，以及我自身的事，都不可不忘掉。把什麼都忘掉了，要好好的勞動一下纔對啊！

我的確是復活了！無論醒着睡着，那心中的苦悶一齊痊愈咧。我把當做父親，當做母親，當做丈夫的，只有這一册聖書。朝晨起來，晚上上床時，只消一有工夫，便不厭

不停的去讀聖書。平日提了化妝品，到一家一家人家去售賣，和那些太太奶奶小姐們談話時，我從沒有忘掉過這聖書啊！此後我總想做這麼一些兒事纔好！

三十六　老牧師之家

從此以後，我一到星期日，一定到那教會中去，聽那白鬚老人說教。我雖一向不信什麼基督耶穌，對於宗教，又沒有深的智識，不過漸漸聽下去，信仰慢慢兒堅了。心底裏髣髴常常有人那裏叫道：快些去償已往之罪，去做成一個人啊！

白鬚的老人，是個牧師，叫做韓德心。向居美國，在七八年前，回到中國來，專做着傳道的事業。

韓老先生的住宅在虹口朱家木橋。我在教堂中約定了，有一天，趕到朱家木橋去訪韓老先生。先生欣欣然接見我，關於信仰的事，他教我不少。我在先生之前，便詳細懺悔自身已往的種種之罪，又陳述：我為着要償這罪，很希望在這世上，做些有益之事。

韓先生一聽，暫時想了半晌，不知想到了什麼事，立起來，到桂旁，在信插中，取出一封信來，放在我面前：

「鳳娟女士！你的意思很好！你旣有這麼正大光明的心，上帝决不會責你的罪，人是都有罪的；但是若對這罪不知悔改，只是煩悶，便愈煩悶罪愈重了。必致弄得無可奈何！」

說着，又拿起方纔那封信來。

「這封信，也是信者的一人，現在在崑山地方，設着一個崑山孤兒院，爲這事業，獻身的勞動着。此人叫做鍾徹彌，是他來的信，特地託我說：如果有什麼看得上眼的女子，要叫我介紹過去，替他照料院中的兒童。如何？鳳娟！你願意到那孤兒院去麼？你去那是鍾君一定滿足的！」

我喜得幾乎要跳起來了。不但韓先生肯信任我，介紹我，那管理孤兒，正是我所希望的事啊！

「我是什麼也不知道•如果可以有用我之處，那是情願去的！」

「你若前去，必定很適當！那麼我來去通知鍾君，說：你願去了！你自己也預備預備，快些動身罷！」

「費心費心！」

「如此，我有幾句非使你先曉得不可的話，你且聽了！是鍾君的人物和該院的狀態啊！鍾君今年三十七歲，是北京大學文科出身；他為什麼會設立這孤兒院呢？鍾君還在上海修德女學校執教鞭時，有一天，雨雪霏霏，在旁晚，由校中乘車回家，路過一處，見一個穿破衣服的四十多歲的婦女，大約是患着急病，兩手按在胸前，蹲在地上叫苦，旁邊有一個四歲光景的男孩子哭着•那情深的鍾君，自然不會假做不看見的過去，即忙下了車，扶這病人起來；但是伊寒熱很重，在這大雪的道路上，決不像就會好的，他便將自己的車子，載了這病人與小兒，帶到自己家中，急急請醫生來，替伊治療；那知病漸漸加重，在第二日正午，病人僅說：是揚州人，小兒叫吉兒，帶着兒子到上海來找丈

夫的．說罷，就此死了．」

韓先生把話頭打一打斷，我悲傷得低頭不動，他老人家又繼續講下去．

「鍾君好容易費了這一番心，但命數已盡，醫生也無法可施，這婦人留着一個愛兒去世了．可憐這孩子吉兒，既不知父親的所在，又失了母親，每天只是哭着．鍾君心裏很難過，總想要替他尋到父親，交去這孩子纔對啊！單單說是揚州人，為什麼會拋棄了妻子出來，那自然更不知道；連姓名也不曉得，有什麼線索可以尋呢？問問吉兒，到底還是個四歲的人，那裏懂得？因此鍾君只好養育着吉兒了．如此他撫養了吉兒，便深感有救濟孤兒之必要，曉得吉兒的在我手中養育，無非是上帝的意思！於是決定一生供獻在這件事業上，忙辭去了學校，賣掉了房屋器具，把這銀錢，去在崑山鄉下，買了一所農家屋子與一些田地．鍾君夫婦，帶了自己一個八歲的兒子和吉兒，遷往崑山，這是崑山孤兒院設立的動機．其後收容了三五個孤兒，現今已達三十六人．鍾君的主張，決不任意將孤兒做了招牌，去勸慈善家捐款．夫婦二人，領了院兒，自己耕種田地，得些利

益。此外他又將著述的稿費，也充着該院維持費。如有人自願捐助，那自然很歡迎；但是不出去募的，所以維持極困難。你若肯去，當然也很辛苦，不獨要照料院兒，還要炊飯，還要種田咧。自然不能有相當的報酬，這一層你必須覺悟了，然後才能去帮助鍾氏夫婦！」

「是了！無論怎樣，我決沒有不願意的！我只消身體的力量所及，一定極高興！」

老先生臉上，大有喜色：

「如此就不辜負我這介紹了。請熱心維持纔是！你突然做了三十六個孩子的母親了！」

「那麼，告辭了！」

「一定如此辦罷！到你出發時，我當再給你介紹書！」

我出了老牧師住宅，回去便把我的決心，說與長安旅館主人夫婦二人知道。

三十七　孤兒院中

從此過了三天之後，我便拿着韓老先生的介紹信，赴崑山的鄉下去了。那鄉下的地名，叫做青葉村，就在洋澄湖附近，我從火車站下去，雇了一只小船，搖到青葉村。我上了岸，也不知道孤兒院在那裏。其時恰見田岸上有一個老叟走來，一手牽着牛，一手拿着旱烟管，正在吸烟，頭上戴一小笠。我就向前問信：

「對不起！借問一聲：這裏一個孤兒院，老伯伯可曉得在那裏？」

老叟立定了，對我臉上看了一下。

「那孤兒院，不是鍾先生的家裏麼？」

「是的！離開此地，還很遠麼？」

「近了！這裏去，不過三里路。你若要到那邊去，那是好得很，我也要經過的，跟你一同走罷！」

不等到我回答，老叟已經先行開步了，我便在他後面跟着走。

行了二三里路光景，走到一所農屋門前，老叟回過頭來，指指這屋子：

「這一家，就是鍾先生的家。你會見了鍾先生，他如果問你怎樣會尋到此地，你說老陳領來的好了！」

這老叟，原來叫做老陳，他竟獨自牽着牛去了。

周圍一帶籬笆，正中的門口，那極細的柱上，當真有一塊三寸闊的牌子，寫着「崑山孤兒院」五個字。籬內一片空地上，有從四五歲到七八歲的男女小兒十二三人。有的在那裏捉迷藏，有的用葉子做着叫子，在那裏吹。這不消說，都是些院兒了。

我一走到屋中，見一個戴破邊舊草帽的人，正在地上斫木柴。

「請問！這裏是孤兒院麼？」

戴舊草帽的男子，便把斧兒放在旁邊，拿出腰間的手巾來，揩揩額上之汗。

「是的！有什麼貴幹？」

他很怪訝的坐在積薪之上，對我看着。

「那麼這裏有一位鍾先生，在家麼？」

「姓鍾的就是我。難道你是那韓老先生介紹來的鳳娟姑娘麼？」

「是的！我是鳳娟！剛纔趕到。」

我眞想不到此人就是鍾先生，總當他是個雇用人或是院中的長工咧。那裏曉得是院主鍾先生，豈不是意外麼？我忙將韓老先生的介紹信授過去時，他就對懷中一塞。

「你一定很疲倦了！還是請進來，徐徐的談罷。這裏坐……………」

鍾先生放去手中工作，立起來，在一張舊桌子旁邊，坐在一只板櫈上，叫我也坐下來。這一間，大約是遊戲室。有玩具的銅鼓喇叭，泥娃，還有些下面有車輪的馬，和絨布做成的犬。

「你的已往，我由韓老先生的信上，一齊知道了，你是很吃過一番苦的人。我這種事業，凡是普通的婦女，恐怕很不容易做；因爲我決不肯學用那些孤兒養活院主的勾當

，余孤兒做了招牌，弄錢來肥自己私腹。我是個極頑固的人！所以若是不能十二分吃苦，用極強的同情心去對孤兒，那就不中用。於是我要得到適當的人，非常困難。你是一定不用擔心到這些事情的，況且又有韓老先生的保證，請你帮着我們夫婦，協力勞動罷！」

「是了！無論何事，我都可以做得！請你不用客氣，只管吩咐好了！」

一囘兒他夫人出來了。夫人年紀在二十七八，是個長圓面孔，眉清目秀，神氣很大方，頭髮隨隨便便繞着，身上穿一件漿得很硬的衣服。

「這是我的妻，名叫芙枝，以後凡有關於院兒的事，只管與伊商量好了。……芙枝！這一位鳳娟姑娘，便是上海那韓老先生介紹來的。……」

「呀，原來如此！此刻纔到麽？我們這裏的事情，雖是一些休息也沒有，非常討厭的；但是看着小孩子們漸漸長成起來，眞是什麽也沒有比這再樂的事了。請你很出力的做一下罷！」

「管理小孩子的事情，我因為自己未曾有過孩子，所以很不慣，很外行的●什麼事都要請你指教，我總儘力做去就是了！」

夫人就領了我這新到的人，去看那廚房，浴室，寢室等地方；寢室之中，有三個小兒睡在床上●夜飯的時候，除了小兒，其餘的院兒，都行聚集在飯堂上，對那四排的食桌坐着●鍾先生立在正面，將我向衆兒介紹，然後祈禱，祈禱畢，院兒方始執箸●夫人與我，在旁邊搬菜盛飯●

食後休息一點鐘●凡是達學齡的兒童，夫婦二人再各各教他們讀書，習字，算術等功課●

鐘上一打九點，大家入寢室，我便在中央一張床上睡覺●

三十八　竊盜

天一亮，便有朝晨的禱告●朝飯完了，鍾先生單帶了十二三歲光景的男孩子，掮着

鋤，到後面田地中去了。夫人集了女孩子，教授裁縫，我打掃各處。

我在韓先生家裏聽得先生講的那個吉兒，自從鍾先生救了來，到今年已有三年，所以是六歲咧。長得身體肥大，面孔可愛得很。拋着這可愛的兒子而死的母親之心，何等的悲傷啊！要恨那棄家而遁的那個父親了！

多數院兒之中，有種種來歷極可憐的小兒：有的就拋棄在這孤兒院門前，連年紀及父母姓名自己的名兒都不曉得；因此只好假定他姓鍾，再替他取一個名了。也有被貧苦所迫，把自己小兒綁在樹上，父母投河而死，被過路人看見了，送這孩子到院中來的。越打聽越覺得是催淚的材料咧。

如此我到了這院中以來，不知不覺，已過了三個月了。有時，也曾拿了豆或鷄蛋到城裏去賣過；有時，也挑了肥料的担到過田中；然而我比了在妓院中，身上穿錦繡的衣服時，心裏已一點沒有懊惱，很覺快活，絕不以爲苦。

院兒都稱我爲姊姊。星期日，帶了些食物，鍾先生領着男孩子，夫人與我領着女孩

子，分道往七八里或五六里外去遊玩。

某夜，打了九點鐘，領了全體院兒，到寢室中去，各自脫衣服要睡，不料其時有個叫玉兒的孩子，年約十二歲，他脫衣服時，有什麼東西墜下來的聲音，玉兒迅速向地上拾時，早被我阻住；我一手將東西拾起來一看，是一只小皮夾，其中有好幾個角子，總數有三十幾角。

「玉兒！這小皮夾是那裏來的？」

玉兒抬頭對我看，默無一語。我怕被鍾先生夫婦聽得了，累他們擔憂。因此祇說：

「玉兒！這小皮夾，你從什麼地方拿來的？快些說啊！我決不會向別人說起的！你且向姊姊說罷！如何？你若不開口，我要告訴鍾先生了！」

玉兒咬咬指甲，吐了幾吐。

「給我的！」

說罷，旋過頭去。

「你不可如此說謊！如果不是說謊，那麼是誰給你的？你說啊！不見得說得出罷！你爲什麼做這種惡事？從那裏盜來的？快些直說！我可以說明了，去歸還本人。鍾先生是想使你們成個偉大人物，長大起來，自己能夠一個人處世，所以他自己很辛苦的勞動着；現在弄出這種事來，還成個什麼樣子！你以爲無人知道，把他人的東西盜了的，其實上帝好好看着，怎麼會不知道？你若愛錢，何不向我說呢？愛錢既愛得要偷盜，那是或者去求鍾先生，或者賣掉我的衣服，都可以給你的啊！此刻我打聽你，你千萬說了出來罷！是從那裏盜來的？玉兒！」

我無論怎麼軟騙硬嚇，玉兒總不答。這小皮夾若一拿到鍾先生面前去，那是就要看見他痛心的狀態，我竟不忍。被盜的人，此刻還沒曉得，所以無法歸還。我一時非常躊躇，將小皮夾放在面前悲傷得很。

再看玉兒時他脫了衣服，被也不蓋，橫在床上，已經睡熟了。何等大胆的孩子啊！我這麼說着，總以爲他有些感動了；那知竟忘去似的熟睡咧。這孩子還不可怕麼？我心

中根得異常。又怕他要受了寒，且替他把被蓋好。

夜靜更深了。今夜實在心裏不安得很，明天再行調查玉兒，叫他說出竊盜的人家來，去好好謝罪，然後還這小皮夾罷！我想定了上床。第二天，從床上起來，到廚下去預備朝食，正在炊時，覺得外面遊戲室處，有什麼爭的人聲，并且是大人的聲音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？我急忙走出去一看：爭着的，一個不知是什麼人，另外一個確是鍾先生。

「那麼，無論怎樣，這錢，你一定以爲是玉兒盜的麼？」

「自然如此！必定是那孩子盜的！」

「難道你是親眼瞧見的麼？」

「胡說！我親眼瞧見了他偷，我不會立刻打他，奪他回來麼？因爲沒有看見，所以我來取了！」

「哈哈！這倒奇了！盜的時候，你旣沒有看見，那麼是玉兒所偷，或是他人所偷，你怎麼會斷定呢？」

「這種空議論，說他也無用，盜的時候，自然沒有看見；雖沒有看見，他從庭中逃出去，倒的確看見的。你一定要問我當時爲何不提麼？其時我還不過疑心他在庭中折折花枝罷了，所以放他走咧。不料今天簷前地上見有兩三張帳，我十分奇怪；向四邊看看，再走到裏面時，又見有小孩子的足跡，抽屜也開着，抽屜中的小皮夾不見了。於是想到是昨天那孩子盜去的咧，因此我立刻就趕來，一定不會錯的！」

「照你的話，那是不能不疑玉兒，現在也不來和你爭，叫他到這裏來搜查罷！」

「好的！快去叫來！」

我聽了此話，胸間亂跳，身體顫個不住，怎樣辦好呢？還是說出玉兒昨夜的事來罷？還是不提罷？一時焦急非常；然而事到如此，已來不及細想，一手摸着懷中那小皮夾，人就走到遊戲室去了。

三十九　電報

與鍾先生相對着，額上青筋漲起，怒容滿面的，乃是隣家的曹金生。二人見我突然趕進去，臉上都不免注了怪訝之色。鍾先生旋過身來，對着我道：

「鳳娟姑娘！你做什麽？」

說時，他凝視我。

「呼喚玉兒一事，請不必！由我來說明一切詳細罷……

手裏拿着小皮夾，對桌上一放，我放聲大哭起來了。

「這這這小皮夾，是那裏來的？」

鍾先生的臉上，頓時發青，從椅子上立起來，靠近我身旁。

「實在很慚愧！這小皮夾，乃是玉兒到這一位家裏去盜來的。這無非是我管理的不得法，由我來向曹先生謝罪便了！千萬請恕我！」

我走到曹金生的面前，低頭向他謝罪。鍾先生身體倒在椅子上，兩手按着額部，一聲長嘆。曹金生誇示他的勝利了。

「你看！這不是眞憑據麼？那些沒有爺娘的頑童，自然也難怪他們做賊啊！本來又不是什麼好種。只有你們高興，去養活這些小鬼。所以你們就是弄出什麼事來，也是自取其禍；不過要想想別使村上的人受累纔是啊！自從此地一有這孤兒院，就使我們不能不刻刻防着。下次如果再有這種事，我可不答應了。你好好把他訓斥纔是！」

曹金生拿了小皮夾，足聲很重的囘去了。

鍾先生很陰沈的聲音叫道：

「鳳娟姑娘！」

說時，抬起頭來，眼中已含着淚珠。

「我不去斥責玉兒，我不可不斥責自己！一定是我感化人的德還不夠啊！唉！我對你，很覺可恥，沒有面目見你了！」

我也深知鍾先生的心，所以暫時哭着。

自從發生了這件事情以來，我對玉兒，一點也不敢怠於注意；但是玉兒總竭力的要

避開我，一見我的人影，便眼睛骨溜溜的一瞧，往什麼地方去了。我更覺得這是個不可忽略的孩子了！有一天，我洗了衣服，將洗好的東西捧着，走到後面晒場上去，只見柴房的後面，玉兒手裏拿了紙包似的一個東西，將年齡差不多的孩子四五個，排列在面前，似乎正談着些什麼事。我就暗暗將身子躲在一棵大樹後，要聽聽他們講些什麼話。

「怎麼樣？王仁寶！陶大男！你們一起進我黨啊！盜了錢來，無論是糖果，是玩具，一切愛的東西，都可以去買了。你們看！我的糖果，很多很多啊！你們愛吃不愛吃？」從紙包中，取出一個糖來吃了。前面一排的孩子，自然眼紅的看着。

「但是竊盜他人之物，要被先生斥責的啊！」

「那裏？先生怎麼會斥責；萬一斥責起來，也只要謝罪就好了。」

「不過警察很可怕的！」

「警察怕他做甚？」

我一聽此話，驚得呆了。他竟不獨自己，還要去引誘他人竊盜夠，還不是一個惡畫

麽？非早早的使玉兒改心，那是竊盜的小兒，不知要多出好幾個來咧。那怎麽樣纔能改心呢？要死矯正那已經墮落的根性，訓斥也無効的；好好勸他，更不中用。實在沒有法子麽？我想盡念頭，拿着那些濕衣服，還是不能離開所立的地方。

爲了玉兒一人，已經這麽担心了。鍾先生爲着院中經費不足，時常担心着，無怪夫人要詫異他身體不會受障礙了。

有一天朝晨，禱告完畢後，正要吃朝飯時，忽然上海韓先生家裏來一個電報。鍾先生一見電報，非常吃驚：

「鳳娟姑娘！電報上說韓先生危篤了！我們也沒有曉得他有病，大槪是急病罷！我很想就去；但是今天有要緊的事，不能分身，你替我去走一趟如何？明天早晨，我一定可以動身！」

「怎麽一來就會危篤呢？我雖不中用，且去走一趟罷！」

「那就很好！」

夫人也再三託我，就是伊不託我，我一聽得韓先生危篤，也不能不去，便急急收拾，趕赴火車站去，

到了上海，到韓先生家裏去一看，先生的病，是腦充血，今天早晨正要出門，忽然倒在門口，於是便人事不省了。門外停着車子甚多。先生的病床前，集着信徒十二三人，醫生也很担心的在旁邊。

那醫生的藥石，信徒們的看護，已經無効，在這一夜的十一點鐘，到底去世了。我正想發電報到崑山去時，忽而門外也有人在那裏喊道：

「電報來了！」

一回兒僕人送進一封電報來。

「鳳娟小姐是你麼？」

「是我……」

「崑山來的電報！」

我正想發電報，不料反有電報來了；慌忙一看：

「院中失火，速歸！」

我一時驚得幾乎倒下去，幸虧拉住着桌子，方始站定。孤兒院怎麼會失火的呢？是放火呢？還是過失呢？難道是殃及呢？然而離鄰家有二三十丈，決不是殃及。那麼放火麼？夫婦二人，斷不是會和人家結怨的人。定是過失了！總之，我不能遲緩。忙把電報給韓老夫人看了，雇車子趕赴火車站去，乘第一次火車到了崑山，再乘船到村上。

僅僅一天不見的孤兒院，已成一片平原，燒殘的木料，還出着烟。失棲所的院兒，四散的立在那裏，面容都很悲慘。

細細一打聽，火是從臥室中起的，鍾先生與救火人一同帮助救火，受了火傷，送入崑山醫院中去了，夫人此刻也往醫院中去咧。我即忙再趕回去，到崑山醫院中。鍾先生的火傷，手上足上，有數處；到三星期後，方始全愈退院。此時那一些田地，因着醫藥之費和失火後的料理，就不能不賣與他人了。鍾先生便將院兒送給上海孤兒院收容。爲

着要再得設立孤兒院的經費起見，夫婦二人，往南洋去了。我只得回到上海，再靠着那小客棧中主婦之力，在某處理髮店樓上，租了一間房屋，再做那售賣化粧品的生意了。

玉兒這孩子，自從失火的那夜起，不知住那裏去咧，總找不到。有人疑他燒死了；但並沒痕跡。也有人說：孤兒院的失火，是玉兒放的火。

四十　警察局

從此兩個月，沒有什麼事。我每逢星期日，必定赴教會去；回來時，常常到新馬路昌壽里一家姓夏的人家。這夏先生，是鍾夫人的哥哥。我一到他那裏，便可以打聽南洋鍾氏夫婦的消息了。

鍾先生夫婦，一到那邊，身體都很健。打算在那邊要住這麼三年咧。

有一天，下雨，我做了一天生意，旁晚回家後忽然下面店裏的老板娘娘上樓來，說：有一位客人要見你！授過一張名片來。有誰會來找我呢？是什麼人？那裏來的？我都

想不出。我十分怪訝的接過名片來一看，見寫着「某某警察局刑事偵探郭坤生」。我心頭亂跳，又沒有犯什麽罪，怎麽會有刑事偵探來呢？不知何事？難道崑山孤兒院，當眞是放火，這犯人確是玉兒，一捉了他，特地招我去探問一切麽？無論怎樣，我總不高興赴警局中去。手裏拿着名片呆想時，老班娘娘擔心道：

「怎麽樣？說不在家罷？」

對樓下望望，很爲着急。

「不行！說了不在家，還是會來的。反不如見一見的好。請他上來罷！」

「好的！」

老班娘娘下去了。

我移了一張椅子，就聽得樓梯響，上來一個皮膚很黑的男子，頭上戴一只銅盆帽。

「倷就叫鳳娟麽？」

身邊取出一張紙條，看了一看，又納入懷中。

「是的！我叫鳳娟！」

「那麼請你到行裏去一趟！」

「叫我去，自然要去的，不知是什麼事情？」

「不曉得啊！單單叫我來同你去罷了。這事情，去了就會明白，一點不用擔心，立刻可以回來的！」

我此刻無論說什麼也無用；不如去了之後有什麼嫌礙，再行剖白罷！我好在不作虧心之事，也不用怕。便故意放些勇氣出來。

「既如此，一起去好了！」

「好的！不過雨很大，與我一同走未免太苦了。有車子等在外面，你乘車罷！」

「多謝你！」

我罩了一件衣服，然後與包探一同下樓。下面老班也放下手中之剪，到我旁邊。

「什麼事？不要是弄錯的麼？」

他對我與偵探的面孔，比較看了一下。

我正要回答，偵探過來。

「沒有什麼大事，不過問一句話，就回來的。．．．乘這車子罷！」

不錯！門外當眞有二輛車，二人便各乘一輛。

「那麼早些回來！」

老班娘娘說着。

「多謝！還要你們擔心！」

我一上車，車夫張了門帘，很快的趕去。我在車上種種亂想，實在不明白。雖想到崑山拋兒院的火燒一事；然而這只消提到玉兒就完了啊。這也不像！難道還有別的犯人麽？否則當眞是弄錯的麽？不然！他明明叫得出我的名兒，那裏會弄錯？眞莫名其妙。呀！車子拖到那裏了！某某警察局，不是只有一點兒路麽？怎麼還沒拖到？我正在疑惑，車子已停，車夫拉起帘子來了。

四十一　香港

於是這偵探郭坤生，從車上下來，微微笑着。

「請你在此下車罷！」

我從車中探出頭來一看，乃是一家牆門人家，不是警察局。我更爲疑惑，便躊躇着不下來。

「這裏是警察局麼？」

這麼問了，他一頓。

「不錯！我自己的意思，還沒有向你說明咧。這一家，却不是警察局。只因現在就是趕到局中去，那局長也已經退出來了。辦事的時刻完咧。局長回到了家中，爲着這些小事，再要叫他到局，未免太周折。他雖吩咐我說：即使過了時刻，也不妨打電話去通知他；但是我總覺不好，所以帶你到長局家裏來了。這裏就是局長的住宅。你下來罷！」

既是如此，那麽不必到局中，就要在他家中問什麽話了；然而怎麽可以如此隨隨便便呢？我實在莫明其妙！只得聽着他，由車上下來，其時已經不早，家家上了火了。

「這裏來能！」

消事偵探領了我，走將進去，到了裏面，由走廊中穿到一扇門前，開門而進。

「你在此地暫待，局長就會來的。」

我一到室內，他就關了門出去。

這一間屋子中，只有一盞電燈，此外什麽也沒有。要局長早些來問我話纔好啊！我把曉得的回答幾句，不曉得的就老實說不曉得，事情一完，便可以回去了啊！我正低頭默想，那門開了，進來兩個男子。

一個就是那姓郭的偵探，一個年約四十五六，眼睛很大，鬍鬚生得極不整齊，身穿一件袍子，外面胡亂纏一條帶子，右手手指挾着一枝香烟，立在我面前。此人好像是喝醉着。這就是局長麽？

「阿根！這女子就是鳳娟麼？」

說着，再對我亂瞧。

「是啊！不錯！着實是個很好的條子！」

「這是他們一定喜歡的，與明天的貨色，一起送往吳淞去罷！」

「當眞這要弄到香港去，可惜得很啊！」

「是的！」

照這些說話聽來，這兩個人定不是好人了。不知究竟何意？

「這一位就是局長麼？」

我一問，那偵探張口大笑：

「哈哈！阿姐！你還要說這種話麼？你怎麼笨得如此！這一位並不是什麼局長，叫楊老虎，那個不認得他是一個刀尖上吸血的漢子。」

「呀！那麼你做偵探的……」

「什麼偵探不偵探，我們最怕偵探，我叫小湖北阿根，現在帶了你到這裏來，是要賣你到香港去的，明天就送往吳淞，交給了吳淞的首領，我們的事情，纔可以完結。你且預備着罷！」

我本來有些奇怪，不料當真被惡漢拐騙來了。有什麼方法逃出這屋子呢？我正要旋身開步，那楊老虎撲上來了。

他把我按住在地。

「你想什麼念頭？到了這屋子中來，就是要逃，也逃不了的啊！」

「阿姐！你放心！又不是要你的命，你好好赴香港去好了。你哭哭笑笑，也是無用。身體早已陷入陷穽之中了。你要倔強，反是有損無益。」

我心裏十分難過，倒在地上，也不起來，只是哭泣。

「喂！你再要哭是我不答應了。前幾天，我走過你住的地方，看你提了東西出來，我就覺得是個絕色的美人，後來一調查，才知道你的姓名職業，所以扮做偵探，到你家

中去帶你來；你若再要逃走，豈不是太不給我臉了？如何！明白了麼？」

「阿根！你多說做什麼？且留伊在此，我們上那邊去喝酒罷！」

楊老虎瞧了我一眼出去了。

「阿姐！你且在此休息一下罷！」

這阿根，也跟着楊老虎去咧。

我暫時身體不動，總想要怎樣才可以逃出此屋？先把手去拉門時，外面鎖着，竟拉不開。這一扇門，我盡力叩打，或者可以弄破；不過一出去，他們也一定防備着，逃不了的。還有什麼別的方法麼？我靠在牆上，向四面看看，覺得隔壁有欷歔之聲，便仔細聽時，確是女的聲音。大約與我一樣，也是從什麼地方拐來的麼？也賣往香港去麼？最好是我能夠救了伊，一同逃開這裏啊！

四十二　箱中人

不聽得時鐘聲，所以不曉得時刻，好像是深夜了。隣室哭聲，似乎已止。

我無論如何焦急也逃不了；不過要送我往香港，大約還有三四天，這三四天內，說不定不能乘着惡漢之隙，就此逃走啊。愈鬧便愈使他們嚴重警戒，反而失望，倒不如裝做願意赴香港去，叫他們疏忽的來得合算啊！我這麼一打定主意，便不慌不忙，茫然坐在地上。雨還落着，隱隱有雨聲聽得。

今天從朝晨起，趕了一天，回到家中，就到這裏來的，再加一担心，所以疲勞一時發作，身體差不多像要鑽到什麼地方去了；然而總也睡不着。此後三四天內當眞能從惡漢手中逃去麼？若是逃不了，就不可不到香港去，那是我不願的！無論如何要想逃走。我以前什麼也做過了，此刻還要做這些惡漢們的俎上肉麼？賣往香港去是死也不願的。

那理髮店裏夫婦，曉得我到了這種地方來了麼？不見我從警局中回去，若担心了去向警局一問，自然就會明白刑事偵探是假的了。並且一曉得惡漢們的巢窟是這裏，我也可以遇救了。我如此只是把不可靠的事情空想着。

後來天明了，遠遠的屋中有開門聲，又歇了兩點鐘光景，房門上開鎖了。推門進來的，大約是那惡漢的手下人：年約三十二三，滿面麻子，容貌很怕。拿兩塊大餅，授給我；對我一陣獰笑，就出去。

昨夜這麼一嚇，我也無暇想及飲食，現在一見這餅，方始想起昨天夜飯也沒吃的，於是頓時覺得飢餓起來了。把這餅吃時，也不曉得什麼滋味，不過塞些東西在咽喉中罷了。

於是昨夜的楊老虎和那假偵探來了。

「怎麼樣？你不想反抗了麼？」

楊老虎摸摸顎部，兩目發着怪光。

「阿姐！你生了這副很美麗的面孔，天天提了東西，趕到人家去求售，一天能有多少錢可得呢？還不如到香港，包你有好日子過，將來再可以發財，豈不好麼？」

假偵探假慈悲的說着。

「阿根！你別多說！這倔強的東西，也得照樣送去啊！船已經等候着了，你快些裝貨罷！」

「那也無法！待我包裝起來！」

假偵探一出去，又領了五六個男子來，搬來一只大箱。我曉得定是將我裝入箱中，送上船去了。

「快些快些！」

假偵探催着。

「阿姐！暫時氣悶些，你且忍耐一下罷！」

他把一條布，縛沒了我的口。五六人很亂暴的裝我入箱。此時我悲傷已到極點，一滴眼淚也沒有，閉着眼睛，聽他們幹去，後來蓋了蓋，箱中很黑，只有小小一個氣孔，有些光射進來。外面大約用繩細着，不知扛到那裏去了！

我在箱中，所以不明白究竟經過那裏，只知道放下來的地方，是船上。身上覺得忽

沈忽浮的動搖着，而且還有些水聲聽得。

四十三 是你

船中有說話聲音，一個像是阿根。

「那麼，一切託你了！」

「你放心！」

「在二三天內，我一定去。你向吳淞的頭腦說好了。」

「是了！那麼我們等候着。」

阿根似乎回去了，船一回兒就開。

昨夜隔壁聽得有女人的哭聲，那是什麼人呢？也是裝入箱中。在這船上麼？後來就不聽得哭聲，難道已經逃去了麼？不見得罷！怎樣逃得了？一定與我陷入同一命運，不知是何等身分的人？大概總吃盡苦了。這些惡漢們，實在可恨！然而我此時口也不能開

，還有什麼法子喔？

時間漸漸經過，呼吸更覺困難，差不多要悶死了。與其受這種苦，反不如咬斷舌頭而死的好啊！但是我就此一死，再有誰能告發惡漢們的秘密呢？還是儘力想法逃遁，去向警署告發罷！到實在無可逃遁時再死，也不遲啊！我是基督信徒，上帝必能救我，還沒到絕望的時刻咧。於是我向上帝禱告一回，後來疲勞過度，似睡非睡的精神糊塗了。心頭剛有些醒，也就又睡着了。手足好像已與身體脫離，知覺極薄弱咧。

耳畔有人呼喚，睜眼看時，我身體已不在箱中，嘴上也沒有布縛着，躺在一間洋房內的沙發上。

那麼大約是氣絕之後，由船上運到這裏來的。一邊窗下，有五個年輕女子，眼睛都已哭腫，低頭坐在椅上。中央一盞花電燈，照耀得很明亮。

「唷！醒了！」

背後有人這麼說着。回頭看時，有兩個男子立在那裏。

「快喝了罷！」

一個男子，遞一杯和開水的葡萄酒過來，我就一飲而盡。

「如何？肚子餓了，要吃飯麼？我們去搬來罷！」

我搖搖頭。

「那麼你且坐在這椅子上，我們頭腦快進來了。」

他指着一只空椅子，我就坐下。

兩個男子，坐在桌前椅子上，兩臂在胸前打了一個窮結，對我看着。

「哈哈！你吃苦了！但是從此可以享福咧。後天輪船要開了；一上船，就不來束縛你們咧。」

「并且像你這種樣子，不問中國人外國人，都要爭着來買你啊。只消你對他們一笑，誰也肯花銀的。」

「從前送往新嘉坡的女子：：叫什麼啊？」

「叫阿鈿！」

「是的是的！這阿鈿，一到那邊，不滿一個月，便把一個外國商人迷住。後來住在洋房中，何等闊綽啊！去的時候，哭哭鬧鬧，現在是正感謝着我們的頭腦咧。所以你要享福。也只消看你的手段如何。」

他們以爲我很願聽這甜言蜜語，只管不停的說着。

照方纔的話聽來，赴香港的船，是後天開。那麽明天一天若無可設法，便沒有逃去之望，總要有什麽機會纔好啊！

其時外面有足聲，立定在門外。

「呀！頭腦來了！」

兩個男子，立將起來

室門開處，一個穿華服的男子，也不對我們看，一直進來，坐在正面椅上。

頭腦到底是何等樣的人呢？我抬頭一看，不禁大驚。

「哎喲！是你！」

我叫着立將起來．身體搖搖不定，一手撐在桌上．

四十四　奚福生

我過分驚嚇，一手撐住桌子，渾身顫着．這稱爲頭腦的人，意外的便是替我贖身娶我去做妾的奚福生啊！就是那强盜團的首領田老二！

那時候他是捉去的，怎麼會在此地呢？我十分奇怪，也說不出什麼話去問他．兩個男子和五個女子，一同怪訝似的對我看着．

「快把這女子送往第三號室去，不可怠慢！」

奚福生一吩咐，兩個男子莫明其妙的領我出去．第三號室，是一間精雅小室，這豈供有許多古董．

二人叫我坐着，還端茶和點心來．低聲說了幾句什麼，就此出去了．

奚福生是大盜，而且犯過好幾次案了，無論如何重，總要監禁五六年罷！怎麼會出來呢？實在不可思議！我如在夢中一般，一樣樣亂想。忽然奚福生來了，坐在我面前。

「鳳娟！我們不料會在此會面！」

說着，他又湊過來些。

「那時節你很担心，我應當謝你的！後來我派人到住宅中去找你，不知你已搬往何處。現在想不到上海送來的女子中，有你在內，我那得不驚呢！」

「我比你更爲吃驚。你後來到底怎樣的？」

「那時連你也瞞着，我算是一個礦山工程師；不料一時失敗，弄到身入牢獄。幸虧我們還有緣分，居然以爲永遠不會瞧見的人，今天又遇見了！」

於是奚福生把捕去後的事，詳細說出來了。

奚福生即田老二的眞相一破，就被捉去，審了一堂，便送到監牢中。其時監牢內有一個犯人叫屈狗子的，向來在南洋一帶，專做欺詐竊盜，犯案甚多，回國後，手下集了

多數人，仍操舊業，也是屢次吃過監飯的。這一次判決下來，定有十年以上了。奚福生也自知其罪不輕，於是二人便謀畫越獄。某夜，居然二人很巧妙的破獄而出，暫時躲着。屈狗子是熟悉南洋一帶情形的，而且那邊同黨也不少，所以商量專門拐騙婦女，賣往那邊。奚福生也打算把強盜一事，暫且不做，使官廳方面可以不很吃緊，便與屈狗子做這買賣。在上海掛了一塊「南洋洋行」的牌子，裝做商店模樣。吳淞設了貨棧，各處也有分行。屈狗子在上海，專管進貨；奚福生在吳淞，專管出口。由各分行拐了婦女來，運往吳淞，每次出口，總有三五十個女子。屈狗子非別，就是按我在地的楊老虎啊！

奚福生一說完，按按電鈴，就進來一個面相凶惡的部下，向他吩咐了什麼，便去搬酒菜來了。

奚福生與我對酌。

「我二人好久沒對飲了！鳳娟！我目下打算且在這秘密所在度日，你願意在我旁邊麼？」

我怎樣回答好呢？略爲想了一想。

「那也可以！不過要你把那邊的五個女子，也不送往香港去，饒恕了纔行啊！」

能夠救那五個人，那是我無論怎樣都情願了，所以向他懇求。他放下酒杯來。

「此事很爲難！船已等候着，而且是屈狗子好容易弄來的，那裏可以由我一人任破壞！」

他不肯答應。方纔的人又進來，對福生輕輕說了幾句，又去了。

「我有急事，要往外面去。時候不早了，你睡罷！明天與你細談！」

奚福生去後，就有人送被褥來。

「就鋪在這榻上罷！有事可按電鈴！」

說罷卽去。

四十五　圍牆

我在做雉妓時，奚福生很照料我，並且替我贖身。後來做了他的妾，待我也不錯。我能夠很安樂的度日，便是他的恩，決不能忘掉；但是其時，並不曉得他是大盜田老二，只深信他是礦師。若是明白了他是大盜，無論怎樣，決不願叨他的光的。不曉得倒不打緊，一曉得，一刻也不能在他旁邊了。不但如此，我現在聽了奚福生之話，留在此地，將來便無人去告發惡漢的祕密，五個女子，一定送往香港無疑。幸虧我與福生有特別關係，所以大家對我不很嚴重，這不是天命我救出五個女子離虎口麼？由我的口中去告訴，未免對不起福生，恩將讎報，他一定要恨我的；然而不去干涉，將來便有幾百幾千的女子，要做惡漢餌食。我不可不爲着多數人，逃出這裏，去向警局告發啊！不錯不錯！不能拘泥於一身的恩義，再在此躊躇了。我打定主意，就立起來。留心周圍時，靜悄悄沒有什麼聲息。大家睡了麼？可以暗暗出去了啊！推開後面的窗來一看，便是院子。大概快近天明了。有些亮光，松樹，已很看得清楚。到天明後大家醒來，那還了得？我心裏雖着急，嚇得足顫顫不前，好容易由窗檻上跨過去，到了庭中，將身體蹲着。走一

步，看看屋內有無動靜；走兩步，再看看有沒有人來；走近圍牆時，一想：怎麼跳過這圍牆呢？有沒有門？向四邊尋時，實在找不到。正在躊躇，只聽得咳嗽聲，一刻也不能遲了，要跳出這短牆纔是啊！棉也似的疲勞身體，忘命的用手拉住松枝，將身一躍，好容易到了圍牆之上，接一接力，流下冷汗來了。

由牆上跳了下去。如何走法，可到警察局去，實在不明白。若被他們擒住了，便萬事休矣！所以急急飛奔而去，地上觸到不知什麼，跌了一交，立起來時，

「往那裏去！」

有人大喝一聲，一把拉住我的衣領。

莫非早已看破了我逃走，被惡漢的部下追來了麼？我想拂開了他的手，再逃時，

「喂！還不立定麼？」

說時，攔住我的去路。我一看，並非惡漢的部下，乃是一個巡警。我眞如地獄中遇了菩薩，一時歡喜過度，跪下來了。

「這種樣子做什麼？你們鬧出什麼事情來了？」

我頭髮很亂，衣服也不整齊，足上只有一只鞋子。巡警大概是當我夫妻爭鬧了！

我忙將在上海被假偵探拐去，裝入箱中，送到這吳淞來，現在正逃走出來，想到警局中去，簡單說了一遍。巡警大驚。

「那是一刻也不能遲，快到局中罷去！」

我想立起來時，大約是遇了警察，精神解怠一點了。好容易立了起來，一步不能走咧，巡警便扶我到局中。

到了局中，由警官一一詢問後，立刻派全班警察出去了。

歇得不到兩點鐘，奚福生等惡漢，一共八個，都綑了來了。看來像是激烈抵抗過的，有三四人負傷着，奚福生也額上流着血。後面便是那五個女子和此外十五個不認識的女子，臉色雖個個蒼白，大家都曉得已經遇救了。

奚福生一見我的臉，怒目而視。

「你好！你來告發，我將來一定重謝你！」

說罷，拉到裏頭去了。

上海的屈狗子與部下，立刻由吳淞警局一通知，就在這一天一齊捉住了。警局中還留住我，詢問關於奚韞生的種種，完了之後，已經傍晚方始許我同去乘火車回上海，二房東理髮店裏夫婦，喜得宛如死者復活，我不禁痛哭一場。

四十六　意外的來客

第二天的報上，把田老二屈狗子等捕獲的事，載得很詳細；連我怎樣在妓院中由田老二娶去，如何告發，都記着。

我朝晨起來，洗了臉，到下面店中去借了報來一看，見各報都用頭號鉛字做了題目，差不多記事占到半頁。各報所載，大同小異。我正在看報時，忽覺下面有人來了。或者是他們的客人麼？到樓梯口一望，門外有兩輛車子停着，車上剛下來的人，是意外的

頌棠與頌芳！

我一驚，退後幾步，要逃是不下樓總逃不了；他們怎麼會曉得我在這裏呢？明白了！報上載着啊！是的！一看報，便曉得這裏，所以會弄到如此。我當時怎麼沒有想到？在警署中不說出眞地址來就好了啊！現在如何是好？

樓下主人與頌棠說着什麼，樓梯上足聲來了！我進退兩難時，頌棠頌芳早已上樓。頌芳一見我，急忙趕來，

「嫂子！」

拉住我衣角。頌棠立着凝視我，暫時默然。什麼都在其次，眼淚當先，眼淚雨也似的下來。

頌棠是自從在家裏別後，我從沒見過一次。在十六鋪被汽車撞倒時，頌棠抱我起來送我入醫院，看護過一夜，這是在院中時聽頌芳說的。其時我人事不省，自然沒見他的臉；所以現在這是別後第一次瞧見，覺得他風采更好了。我片刻不忘的丈夫面容，此刻

出在我眼前了。

「幾年不見，你一向很好，我快活得很！」

我徐徐說着。

「你也無恙麼？醫院中不見了你，我怕你尋了短見，非常担心着。今天一看報紙，纔知你在此地，所以立刻來了。」

頌芳也在旁邊說：

「嫂子！我在醫院中醒來，不見了你，從此每天只是尋着啊……」

「我累你們担心，實在沒有什麼話可以謝罪。我的意思，都寫明在那時節的信上了；所以實在是個不能近你們的身體。……」

說着，哭不得成聲了。

「你的信，我已看過；但是你並非自己喜歡如此，并且使你弄到這步地位，都是我的罪。我對於已去世的岳父，也不能把你拋棄的：頌芳！快去再叫一輛車子來，一切

的話，到家裏去細談罷！」

頌棠攙着我的手，頌芳急急去喚車子了。

「不行！無論怎樣說法，我決不是可以到你旁邊的身體！」

「你還這麽不明白麽？我當你是妻，你不當我是丈夫麽？」

「那裏那裏！」

「那麽為何反對我的話？」

我不能拒絕了。唉！數年間夢寐不忘的丈夫，如此說着，還可以不答應麽？只好聽他了。其時頌芳已回來。

頌棠叫主人夫婦上樓來，說明了一切，夫婦二人同聲向我們道喜。

我的東西只有一只衣箱，此外是商品。商品一齊贈給主人夫婦，算是蒙他們一向照料的酬謝。箱子載在車上，三輛車子，直拉到北四川路頌棠的住宅前。一進門，裏面便有女僕們出來迎接。

四十七　美國來的電報

從此我便又成了顏頌棠之妻了。一切婢僕及出入之人，都尊我爲夫人。我丈夫朝晨八點鐘到公司，下午四點鐘回來。頌芳在中學中通學。頌棠還替我製了多少衣服，買了許多珠寶首飾，也時常帶我出去觀劇。實過着快樂的日子，與已往一比，境遇相差大異，宛如換了一個人了。

當眞再也沒有人類運命那麼不可思議了。從前我有時吃了一頓沒有第二頓，有時已決定自盡，嘗盡種種辛苦艱難。以爲這身體，決不會再出世，就此埋沒一生，拿眼淚來伴老了；那知意外的因誘拐而轉禍爲福，被丈夫接來，夫妻倆很安樂的度日咧。運命竟是料想不到的！還是服從運命的好！人力到底不能違逆運命。這骯汚的我，仍舊做他的妻，與昔日無異，他依然愛我。我對丈夫，一點也不瞞隱，並且他要怎樣，我總赴湯蹈火也不辭。那小客棧裏的老班娘娘和木器店主人處，我也帶了婢女，特地親自去道謝過

●打鼓老三處亦然，老三出碼頭去了，他老婆一見我，暫時呆了一呆，後來明白了，攜着我的手，一同到閣樓上去細談●一樣樣那裏談得盡？都在這我最容易感觸的閣樓上，足足談了一點多鐘，我方始回去●

快樂的日子，過得很快●自己不知不覺，到了我與頌棠同棲後的第三年秋天了●

我沒有什麼不滿足●所掛念的，便是我們夫婦之間，沒有小兒●這種身體，自然沒有小兒了●我往往見人家夫婦二人抱着小兒一同走着，何等羨慕啊！頌棠心裏，一定也以爲如此的●所以我想早些使頌芳娶了妻，我們也對得起已故的繼母了●某夜，我與丈夫一商量，他也贊成，并且願將來兄弟們依然住在一起，成一個相睦的家族●向頌芳說時，他自然也很樂從●

如此平和的度日，我眞覺得是幸福了；忽然我又入悲痛的境遇中去咧●

有一天，丈夫從公司中回來，似乎很担心，見了我，也沒說話，急急走入書房中去●我見丈夫神氣和平日不同，便担心着跟他到書房中●

他就從皮包內，取出電報來：

「鳳娟！今天有電報來了！我非速往美國去不可！」

將電報放在我面前。

事出意外，我怎麼不驚？

「什麼事呢？那邊有何變動麼？」

「也不明白什麼事。電報上只說速來。總之我不可不去，不到三個月可以回來的，你好好守着！」

「那麼想得出是什麼事麼？」

「一些也想不出；然而定是重大的事，我決定去了！公司中事，一齊託付袁先生啊」

丈夫急急整理賬目筆據等類，我恐怕他討厭，便退入臥室，茫茫然也想不出去做什麼事。

四十八　其後

頌棠動身，我與頌芳到碼頭上去送他；公司中人及朋友們，一共來了數十。我立着，看船漸漸遠去，到瞧不見爲止。不知怎樣，像是永遠離別那麽心中難過得逼出淚來了。

囘到家中，我將丈夫的照片，掛在房內，朝朝暮暮，對他看着。頌芳曉得我的心事，就種種的來安慰我。同是庭中的虫聲，和與丈夫一同聽時，也覺得兩樣了，聲音便十分淒涼。夜裏睡不着的日子多了。

如此秋盡冬來，一到年底，巳有三個月了。他說過不到三個月的；此刻音信杳然。公司中屢屢有書信電報去，我丈夫從沒有囘音來；不但如此，連向美國定了貨，也不來了。代理辦事的袁先生，天天來問我有沒有消息。

「到底怎麽樣的呢？」

「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我與頌芳，天天只是如此嘆着。過了半年，還是沒有消息。

袁先生常來說：貨色不到，已不能繼續營業，雖打算敷衍到顏先生有消息來；但是希望很少，不得不暫時閉歇咧。我想：他自己不在，把公司關閉，却很可惜；無奈這不是我們女人的力量所辦得到的，只好聽了袁先生之話，當眞停閉。

又過了兩三個月，北四川路的屋子已不能住，把婢僕一齊歇去，我與頌芳，搬往附近的虬江路去暫住。

我把我的衣服和器具等賣了，却還可以支持四五個月的生活；但是丈夫的安否，不知要什麼時候可得消息，那麼那裏可以坐食？頌芳還是學生咧，決不能叫他担心金錢，還是我來勞動罷！總可以得到些。於是開一爿小烟紙店，利益雖少，都是現錢交易，沒有危險的。這一來，二人的生活費與頌芳的學費，總算可以夠了。我很喜歡。

開了店不過三星期，忽然來兩個人，說是你們爲欠款被控，要來沒收財產了。

一打聽，是公司的債，欠款二千元，前月滿期了；然而我丈夫決不會欠人家這種款子。定是什麽人，曉得我丈夫杳無音信，特地誣告的啊！我便請求緩期二三天，打算與袁先生商量了再說。他們不肯，說：你們與債主辦妥了交涉，東西什麽時候都可以發還的，我們是職務，不可不執行。他們立刻就封房子了。他們去後，恰巧頣芳從校中回來，一聽此話，大爲憤憤：

「決沒有這種事的！」

我們便去尋袁先生，說明一切，他也說：

「既有這借款，何以到期時不來通知？」

於是請了律師控告。原來債主是個放印子錢的。借據上，確有公司的圖章。這不用說，分明是假造的；然而我們竟敗訴，東西拍賣了。

如此我們二人，且宿在小客棧中。我懷中，不滿五十元了。我一個人還好，帶了頣芳，開銷更大，錢一天一天減了。非想法不可啊！還是仍舊兜售化妝品罷！熟悉的事，

不會失敗的。翌日，便去進貨，立刻做生意了。頌芳見我一人勞動，心裏有些不安。

「嫂子！我也來勞動，我去賣報！放學回來，很可以賣的！」

我止住他也不聽，當眞去賣報了。朝晨與晚上兩次，倒也可以賣掉不少。

顏頌棠的夫人，手上帶了鑽戒，出入時常坐摩托車的；此刻手中提了大包，立在人家門口，說得口枯舌乾，求人家買一袋牙粉，眞大大的變化了：然而只消能夠得到丈夫的消息，就是叫我做這麼七年八年，也願意的。現在杳無音信，死活存亡都不曉得，我自然每逢花朝月夕，想着丈夫，要流淚咧。

頌芳朝晚出去賣報，校中也不缺課，好得他身體十分強壯，從沒生過一天病。到這一年年底，丈夫還是沒有消息。碼頭上的分別，難道當眞是永遠的分別麼？從此我又重開始從前那種走馬燈生活了麼？

錢

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

全書一冊
定價六角

走馬燈

版權所有

著作者　徐卓呆
發行者　黃濟惠
印刷者　梁溪圖書館
總發行所　上海棋盤街中市　梁溪圖書館

特約發行所
北京佩文齋書局
太原晉新書社
重慶唯一書局
長沙湖南印書館
長沙文化書局
成都中國圖書公司